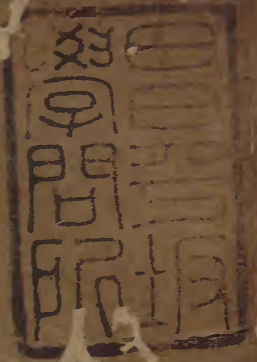


王氏書苑



漢書門
二六〇七
一三〇七
六六
冊架函號類

十一上

內閣文庫
漢書
二六〇七
六
冊架函號類
三〇六函
一〇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607
冊數 6 (4)
函號 306 145

全六

十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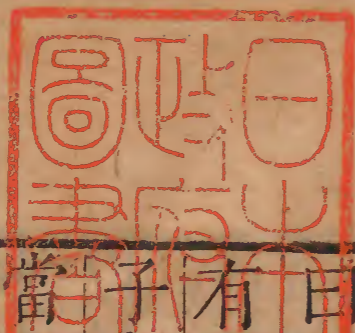


東觀餘論

跋四皓碑後

淺草文庫

四皓之目始見於法言及漢書王貢傳序相承讀之
 曰園公曰綺里季曰夏黃公曰角里先生前賢未始
 有異故王黃州元之在汝州有詩云未必頸如樗里
 子也應頭似夏黃公而畢文簡公嘗譏評之以謂不
 當云夏黃公蓋杜子美詩云黃綺終辭漢謂之黃綺
 則四皓之目宜曰園公曰綺里季夏曰黃公曰角里
 先生也僕初亦以為然蓋王逸少有尚想黃綺帖陶
 淵明詩亦云黃綺之南山又曰且當從黃綺皆所以



爲證然近歲商於耕夫得漢世石刻數種有云
神坐綺里季神坐角里先生神坐又各有神祚几皆
漢人隸書其號不應誤則與文簡之說異矣當以石
刻爲正宜從舊目則前入所謂黃綺者特各取一字
以目二人不必皆其首字也又園公石刻乃爲圈公
蓋二字音文爲近或冊牘傳寫之差亦當以圈爲是
按顏師古匡繆正俗有圈稱陳留風俗傳自序云圈
公之後圈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
太子卽位以圈公爲司徒以是書證之圈姓愈曉然
矣今尚有圈姓者姓氏書多以爲圈園公之後此又
可證云黃某題

跋于祿字碑後

歐陽文忠言楊漢公謂此書以工人用爲衣食之業
故模多而損速者非也蓋魯公筆法爲世楷模而字
書辯正訛僞尤爲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
模多爾豈止工人爲衣食業耶此論甚善但云漢公
模本多失真則不然今觀此書精隱勁媚殊得顏真
楊自以爲不差纖毫信矣然文忠又云于祿之注持
重舒和而不局促余輒易之曰持重而不局促舒和
而含勁氣迺盡魯公之筆意也歲月日姑蘇仲璋筆

三
此書
卷之一
余自得此碑幾三年凡三題卷後而字勢各不同雖似稍進然猶孩稚形骨歲殊月異不同未若老成風格成就也更當力學以追昔人

跋逸少破羌帖後

破羌帖今在米淮陽家崇寧癸未春米在...下以泉十五萬得之後有開元印記及陶...題字余嘗跋之云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破姚襄于伊水遂至洛時將以謝尚鎮之屬病不行此帖所敘桓公摧破羌賊及喜仁祖小差正當時事也是時逸少去會稽內史已歲餘方遁迹山水間宜不復以世務嬰懷

而此書歎宣武之威略悲舊都之始平憂國嗟時志猶不息蓋素心如此惜其一憤遠引使才猷約結弗光於世獨區區遺翰見寶後人覽之深為興歎

跋黃庭經後

黃庭世有數本皆刻缺不全獨此本字畫具存乃慶曆中摹者然氣象猶在不可以近而忽之也

跋陳孝義寺碑後

徐陵文非佳而頗有內典故事又徐嶠之書有法故漫錄之

跋蘭亭傳後

王氏書苑卷之十一
甲申歲八月十一日夜因臨蘭亭閣法書要錄見此
記文詞繁瑣戲爲刪潤但筆嬾不能好書當俟他日
別寫長睿題

跋白傅書後

樂天書不名世然投筆皆契繩矩時有佳趣乃知唐
士書學之盛如此乙酉歲閏八月日書

跋文會圖後

文會圖世傳閻令畫然圖中有奚官捧笏囊者予初
疑之以爲唐史載張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
搢笏於帶後乘馬張獨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

始閻令之設距九齡作相凡六十年不當此畫已作
笏囊也然予按梁職儀云八座尚書以紫裹手版通
志云今錄僕射尚書手版皮紫裹之梁中世以來唯
八座執笏者以紫囊之段成式酉陽貶誤中嘗引此
以爲不始於陳希烈則笏囊自蕭梁以來有之不特
從九齡始也閻令之畫笏囊蓋無足惟崇寧乙酉歲
三月十二日手摹此圖因書卷末黃某長孺父記

跋李邕鄆撰御書閣記後

崇寧丙戌歲元日黃某在興仁府外氏任太師第登
閣敬觀美成龍章因覽是碑愛其文辭雄蔚遂躬

王氏書苑卷之一
錄之

跋崇寧所書真誥冊後

真誥所載楊許三公往返書牘語存而跡逸深可嗟
慨故聊書之殊愧詞翰不倫也然予書格本出魏晉
知者觀之亦可以求古人之筆意丙戌歲三月二十
日書

陶貞白云按三君手跡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細
能大人較雖祖效邨法筆力規矩並於二王掾書迺
是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寫經畫符與楊相似鬱勃
鋒勢殆非人功所逮長史章草乃能而正書古拙符

又不巧故不寫經也隱居昔見張道恩善寫法書歎
其神識今觀三君跡一字一畫便望景懸了自思非
智藝所及特天假此鑒令有以顯悟爾

跋真告書秦漢間事後

右此前十條並楊君所寫隸潘安仁關中記語也用
白牋紙行書極好當是聊爾抄其中事

跋秘閣續法帖後

崇寧丙戌歲夏調官上都寓城南昭化坊李表伯舍
旆食無事因假信安劉文賜本自摹凡十卷用桐油
紙十六枚凡再浹月乃竟晴牕潔几寂無塵慮從容

填郭纖微弗差第此書當時緒次間有乖舛及第十
一卷文陋書惡姑因其舊弗刪除云惟此卷逸少諸
子書中乃有弘白一帖書既惡甚語尤淺俗繆厠諸
王間殊爲不倫故十卷中止去此一帖耳然第四卷
中得四月三日問一帖尚可刪也長睿父書

跋吳正獻公草書後

高適五十始爲詩而與李杜抗行正獻公暮年乃學
草書筆勢翩翩遂逼魏晉孰爲秉燭之迨晝遊哉於
戲公之用也忠猷亮節著於朝廷其退也直心勁氣
寓於翰墨故觀此書者可以得公之爲人

跋劉次莊戲魚堂記後摹本

劉御史書最妙小楷其原蓋出王大令褚河南而能
兼采羣書爲一家雖體本媚弱行草差劣然求之今
世亦非多有此帙所錄戲魚堂記最善其後數刻皆
不迨也石蒼舒書雖有骨氣而失於龕俗視劉遠矣

跋滑州崇壽寺杜師雄留題

某緣漕檄東郡事已還滑州舍此觀壁因知宗將軍
碑在胙城深慰懷明過當觀之大觀丁亥六月初十
日胙城攝宰李顏送黃將軍碑乃黃景雲父羅紉碑
虞永興爲秦府學士時撰非其書也

跋鍾虞二帖後模本

唐文皇論鍾元常書云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今觀世傳逸少臨鍾書尚書宣示及破關羽帖并此表字皆匾濶殊無長體豈文皇誤以廣爲脩乎竇泉述書賦云小鍾帶名行書一紙六行虞松草書具姓名一紙十一行此卷鍾虞二帖正與此同當是竇所見者所謂名微格高復見叔茂體裁簡約肌骨豐裕如空凝斷雲水泛連鷺者也王小令一帖尤可愛清麗婉雅將逼子敬駸駸欲度驂騑前非虛語也大觀元年十月五日長睿書

跋仁智圖後

右列女圖自密康母至趙將括母凡十五圖攷於劉向傳此乃畫仁智一卷像也所題頌卽傳所載王回傳而云回嘗見母儀賢明四卷於江南人家其畫爲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側與此正同予按列女之目七古皆有畫世所傳特母儀賢明仁智三圖而已今江南二圖亦復亡軼獨此仁智一卷在焉彌宐珍錄故手摹之大觀元年季冬望日

跋東府所書急就章後

紹聖疆圉赤奮若歲春三月東府草書急就章

書倏此十二年其中可與慨者多矣大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夜長睿題

跋韋鷗十馬圖後

韋鷗十馬後有元和李丞相吉父題字真佳跡也少陵有韋鷗畫馬詩偃當作鷗蓋傳寫之誤閣中集名畫記唐志皆作鷗云大觀戊子歲三月初吉黃某書

跋晉人帖後

此帖字雖可愛而不類晉人語恐偽當是虞永興書日晚以下四帖亦非逸少語當是後人集其書為之戊子歲三月二十三日夜觀

跋破羌跋尾弓後

此去年書今觀如覺微進何時一趨直入古人地乎執筆增慨大觀戊子歲七月二十八夜東齋書

跋所書真誥數紙後

數日夜旦攷校殊無間切今日已竟燈前觀陶華陽真誥戲書此數條吾於書字比今人差知古意非於漢魏晉諸人書中游心者不愛大觀戊子八月十九日夜論秀堂書

跋模本王逸少尚書帖後

右王逸少尚書十二帖凡六十二行五百十有二字

王氏書苑卷之十
黠二減一注五缺十字大觀戊子歲八月二十六日
癸卯洛陽官廨裝雲林子書

跋世說第三卷後

大觀己丑歲八月十日夜於洛北應天寺校此卷時
迎奉 三聖御容同舍宿者留守判官劉道亨府推
官張東美河南丞王質夫長睿書

跋漢小黃門譙君碑後

此碑稱敏之先譙贛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君明即
漢書稱京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字贛者也而碑乃
云贛其姓氏不同如此豈聲文相近承傳之譌歟抑

作碑者妄引以爲譙君之先歟然二漢相距非甚遠
爲金石刻不應舛午是知冊牘所傳其失多矣左氏
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
也遂取焦夷頓而還杜預謂焦今譙縣也據此說則
焦譙亦通音也近世有信安何籀者以隸書知名目
是碑爲蔡中郎書未知何據自謂學此法清勁有古
意與梁孟皇行筆正相反予謂漢世隸法至魏大變
不必梁蔡勢自爾也此碑意象古雅在繁常侍蔡臺
長二碑上借非中郎自可師法大觀三年八月癸未
西都椽廨裝長睿書

跋世說新語後

世說之名肇劉向六十七篇中已有此目其書今亡
宋臨川孝王因錄漢末至江左名士佳語亦謂之世
說梁豫州刑獄叅軍劉峻注為十卷採摭舛迕處大
抵多就證之與裴啓語林相出入皆清言林園也本
題為世說新書段成式引王敦說澡立事以證陸暢
事為虛亦云近覽世說新書而此本謂之新語不知
孰更名之蓋近世所傳大觀己丑中夏七日從宗博
張府美借觀兩月因讐正所畜本此本出宋宣獻家
比世所行本殊為詳備但累經傳寫頗有脫誤耳已

丑中秋日借張府美本校竟庚寅五月二十九日又
以宗正趙士暎明發本校竟八月晦又以西都監大
內內省供奉李義夫本校第十卷

跋百家詩選

王公所選蓋就宋氏所有之集而編之適有百餘家
非謂唐人詩盡在此也其李杜韓詩可取者甚衆故
別編為四家詩而楊氏謂不與此集妄意以為有微
旨何陋甚歟

跋章草急就補亡後

自秦焚書後丞相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高作爰歷

三氏書苑 卷之十一
篇太史敬作博學篇至文園令相如作凡將篇黃門
令游作急就篇皆書文之林苑欲識字者不可不知
惜哉凡將以上不可復見特急就存焉者以昔賢多
喜書之故也其文雖出小學家而亦西京文氣未衰
之際詞致雅馴故顏樞賞其清靡籀法此書嘗得皇
象鍾繇衛夫人王會稽等篇本備加評覈今世所傳
惟張芝索靖二家爲真皆草書而伯英本祇有鳳
爵鴻鵠等數行至靖所書乃有三之二其闕者自母
縛而下纔七百五十字此本是已蓋唐人摹而弗填
者神韻筆勢古風宛然予遂手搨一通陶隱居謂之

填郭書近世謂之雙鉤書蓋欲知筆徑所自故爾予
旣手搨復補其遺字於弓終因以備忘云大觀己丑
歲十月朔黃某書

跋右軍甘蔗帖後模本

此帖中云甘蔗十丈初不可曉因思曹子建詩云都
蔗雖有杖之必折十丈云者恐若木千章花萬箇之
類蔗似竹於文從焉此帖以之俗從草非是

跋右軍論諸葛昏書後模本

此卷有論諸葛昏書案晉謝石嘗求昏諸葛恢稚女
恢不許及恢亡乃成昏於時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

猶有恢之遺則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諸葛在
遣女裁得爾耳始不知此何與逸少事而嗟賞若此
及觀此帖乃云二族舊對故欲結援諸葛若以家窮
自當供助昏事又云欲速知決始知右軍為主茲事
故觀謝婦發此嘆也已丑歲十一月十九夜長睿書

跋蜀道圖後模本

顧長康愛嵇叔夜詩因為之圖而垂綸長川日送歸
鴻等語彌灼灼在人耳目畫之不可已也如此畫中
雲勢岫色林谷明藹皆有逸趣非嘗歷蜀道而知少
陵詩意者未易道此大觀四年二月日書

跋輞川圖後

世傳此圖本多物象靡密而筆勢鈍弱今所傳則賦
象簡遠而運筆勁峻蓋摩詰遺跡之不失其真者當
自李衛公家定本所出云大觀四年三月初吉會稽
黃某書

跋景福草書卷後

唐昭宗景福三年正月改元為乾寧此書乃是月作
而猶用舊號者當是詔令未至燕地也此卷作草書
應規入繩猶有遺法然僧書多蔬茹氣古今一也大
觀四年四月十一日長睿觀

跋大滌翁論書帖後

章申公書暮年愈妙一以魏晉諸賢爲則此其正書殊類逸少所臨鍾書尚書宣示意像高古非可以近世倫擬也而論據端確評裁曲盡非深于書者不能識之然此卷論薄紹之氣質比羊欣以下乃申公自論前此皆法書要錄中語也申公戲寫之耳

跋蘇顯道求章草卷後

蘇顯道以此紙求僕章草急就篇旣爲之書并書出師頌等三篇及於紙尾論書數條以盡此卷字勢筆迹雖媿昔人然不知魏晉以先書法者願勿示之大

觀四年六月庚寅黃某長睿書

跋藏真書

藏真此書殊合作授裳像爽等字雜章草法彌足愛也大觀四年季夏九日

跋吉日圖後

顧長康畫列女圖中有遽伯玉車形筆勢與此田車了無小異且三車之士方從禽馳騁而神運閑安若中禮容非顧陸遺跡不能迨此博陵之筆縝細而此圖簡古裴公以爲無有異于閻令何邪大觀四年十月五日閩人黃某觀

跋章草仙真詩後

章草法絕久矣予師友鍾索王蕭於千歲冀彷彿其
萬一會徐君求予書仙真詩予所欲書詞指皆高妙
玄邈超然出咳紘之外不應以世俗書之遂為作章
草自靈山造太霞而下凡十有二篇云大觀四年六
月六日

跋石晉熊暉詩後

劉夢得言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昔人是之五
季道衰文喪當時操筆牘士率皆哇俚淺下亂雜無
章其間能遠不忘君志在憂國文雖庸近而忠誠可

取若暉者蓋鮮儷也余讀其上國音書絕二十篇及
晉末感興諸詩而悲之蘇君又出當時集藁示余雖
不脫今日風範亦時有佳語自可傳後無疑大觀四
年十一月望閩人黃某長睿觀

跋蘇氏篆後

漢甄豐稽正古文字其一古文魯堂壁中書也其二
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古文高質而難遽造若三代
鼎彝遺篆是已奇字恠巧而差異工若漢劉棻從揚
雄所學及近世夏鄭公集四聲韻所載是已今人往
往不能辯之遂盡以奇字為古文焉武功君於篆法

工天必能辯耳予恨不獲一面第觀遺跡使人慨然

跋蘇氏書後

僕自弱齡喜篆法初得岱宗秦刻及朝那石章學之
後得岐鼓壇山字及三代彝器文識又學之仰其高
古惟是之師而漢魏碑首印章亦時寓目下此者未
嘗過而問焉今觀蘇君書規撫雖法李監而端勁方
隱殊可珍傳信哉未易重古而忽今也

跋蘇氏遺迹後

洛陽漢魏晉唐舊都衣冠胄裔類多弗絕然園第轉
徙或非其舊獨五代時蘇莒公禹圭之後保其故居
歸焉尚存而子姓蟬聯以才德聞者娓娓不墜今顯
道又能裒彙先世遺蹟寶藏於家時出示士大夫以
求標顯累世美範尚不亡云大觀四年十一月望日
書

跋海陵志後

海陵志在沈翰林括家沈慶曆中在金陵厨人以方
石鎮窖視之有字刻乃此志也後爲人借去不還遂
亡所在本今世殊難得然海陵乃齊世而沈云宋海
陵王非也又云謝朓撰并書而志但云朓立耳然玄
暉自以草隸名當時後人目以飛華滿目殘霞照人

此志結字高雅必眺書也沈載此文於其書亦小異如溫文著性石本云者性嗣德方衰石本云方褰晚夜何長石本云曉夜當以石本爲是政和元年正月十一日黃某長睿父書

跋昌谷別集後

右李賀逸詩凡五十二首案唐李公藩嘗綴賀歌詩爲之敘未成間知賀有外兄與賀有筆硯舊名見諉以搜採放失其人諾且請曰某盡記賀篇詠然驕改處多願得公所輯視之當爲是正公喜并付之彌年絕跡復名詰之乃云某與賀中表自幼同處恨其倨

忽嘗思報之今幸得公所藏并舊有者悉投匣中矣公大恚叱出之嗟慨良久故賀章什流傳者少今世行杜牧所敘賀歌詩篇才四卷耳此集所載豈非李藩所藏之一二乎政和元年三月望黃某長睿父從趙來叔借傳於河南右軍官舍

跋溫公新壺格七國戲二書後

新壺格七國戲二書皆傳自溫公之孫樟文叔象圖本乃公手書頗有贍改處蓋初草定本也政和元年六月十七日黃某長睿父書

跋九詠後

洛陽王晉玉好文愛古鑑裁殊高予自爲此文首以
一通贈之雖子淵九懷無以遠追靈均逸步然休文
郊居欣遇王筠真賞云

跋秘閣第三多法帖後

此卷偽帖過半自庾翼後一帖首大已等十七家皆
一手書而韵俗筆弱濫厠諸名迹間始予觀之但知
其偽而未審其所從來及備員祕館因彙次御府圖
藉見一書函中盡此一手帖每卷題云做書第若干
此卷偽帖及他卷所有此帖者皆在焉其餘法帖中
不載者尚多並以澄心堂紙寫蓋南唐人聊爾取古

人詞語自書之爾文真而字非故斯人者自目爲做
書蓋但錄其詞而已非臨摹也國初論次法帖時如
王著輩不悟其非故但采名雜載真帖間可勝歎哉
今列此卷內一手偽帖於左

庾翼後一帖 沈嘉 杜預後一帖 親故 王循

劉超 司馬攸 劉瓌 劉穆之 王劭 紀瞻

王獻 張翼 陸雲 山濤 卞壺

右十五家并庾翼杜預後一帖皆一手偽書

庾亮 庾翼前一帖 杜預前一帖 謝璠伯

王徽之 疑之 搽之 渙之 索靖 王坦之

謝莊 王邃 王恬 王曇首 孔琳之

王僧虔

右十四家并庾翼杜預前一帖皆真帖其餘
盡一手偽書

跋舊題破羌帖後

僕題此帖忽七寒暑光景如昔正如誦伸臂字政
和辛卯歲三月望長睿父

跋張天覺書後 張丞相書附

炎而附寒而去喜朝而惡暮者俗皆然方丞相謫漢
東時通書牘接殷勤者穎川先輩一士而已乃知任

安砥柱之心不獨稱于漢世政和元年七夕閩人黃
長睿父觀于洛陽

張丞相書

予兩任江右今謫官漢東獨足下兩有書來臧洪曰
仁義豈有常蹈之為君子豈虛言哉十一月十七日
商英白先輩足下

跋洛陽九詠瞻上清後

右瞻上清一首乃僕洛陽九詠之一也因此碑帙有
五君栝梓文故書於帙右欲考栝梓所以者觀此可
知也政和元年八月初吉黃某書

跋法帖逸少書後

玉局翁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為勝世俗不知爭購秘閣本誤矣此逸少一卷尤妙僕謂此語故當亦有不然白摸書真似騎生馬不暇施鞚勒時有驟跌不害其妙處但搨字要當如陶華陽摹楊許書法乃佳耳此本僕幼學者戲書其後政和元年九月夜書

跋唐人書蘭亭詩後

魏正始中務談玄勝及晉度江尤宗佛理故郭景純始合道家之言而韻之孫興公許玄度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今山陰脩禊諸賢詩體正爾然皆寄尚蕭遠軼迹塵外使人懷想轉深頃見晉人一帖云三日詩文既佳興趣復高覽之增諸懷年少作各有心正謂此詩也是時與~~家~~者四十有一人今有者二十有六而已此卷雖唐人書故自不凡亦可珍錄政和元年十一月戊寅觀于右軍棧堂

跋王大令授衣帖後

右摹本王大令獻之授衣帖一卷七十二行有徐僧權陳惠辨押尾蓋梁御府法書也筆勢宏放實子敬

書之合作者政和二年夏四月洛陽官舍裝

跋寶篋經後

乃王晉玉所蓄書凡五軸求予跋尾

此經結字殊類褚河南河南書盛行正觀永徽間故雖經生亦皆摹放閭令署家令銜而不著太子當是東宮經也

跋華嚴經後

唐史載武后作十有二文此卷復有證聖等字當時字不特十二而已卷後初校再校皆祕桓彥範署名蓋桓王嘗作此官本傳亦不載

跋張長史帖後

賀八清鑑風流千載人也沉吟此語恍季真在目長史此帖不獨草聖可賞也

跋摹逸少帖後

世人摹書多作已態此卷搨右軍諸帖及搨歐輩跋字如人面目不同而翩翩各有佳趣深可珍愛冬初一帖乃虞永興書西上等非晉人語也

跋藏真書後

水從銀漢落山繞畫屏新李太白詩也藏真書之可謂二寶謝康樂不得專美於前矣

跋錢氏書後

王氏書苑卷之十
予家吳中每聞故老言錢氏有國時賦厚役叢民不堪生今所營梵宮脩楹穹極絲亘林壑它所興爲率稱是宜若不能長守然武肅以唐乾寧二年乙卯歲兼東西瀕至我朝太平興國二年戊寅歲獻地傳四世將八十四年自五代來偏據之雄久有國者莫吳越若也詎非久假伯術喪義尊王以克永世者乎今觀所下二書每自抑損良可嘉也

跋玉谿集後

政和壬辰歲四月從河南王晉玉借東平呂氏本篇目頗弗倫因爲緒正之二十九日乙卯裝于西都右

軍巡官舍之樾堂是夕微風暑氣殊清長睿父書

跋元和姓纂後

此富鄭公家書甲子歲洛陽大水公第書無慮萬卷率漂沒放失市人時得而粥之鎮海節度印章猶存是書尚軼數卷以鄭公物姑致而藏之政和二年夏五月初吉雲林子書

跋十七帖後

右王逸少十七帖廼先唐石刻本今世間有二其一於卷尾有敕字及褚遂良解如意校定者人家或得之其一卽此本也洛陽李邕鄆家所畜舊本頗與此

相近其餘世傳別本蓋南唐後主煜得唐賀知章臨
寫本勒石寘澄心堂者而本朝侍書王著又將勒石
勢殊踈拙又有版本亦似南唐刻者第敘顛舛文與
十七帖同而誤目爲十八帖摹刻亦瘦弱失真獨敕
字本及此卷本乃先唐所刻右軍筆法具存世殊艱
得誠可喜也按張彥遠法書要錄與余所著法帖刊
誤論此帖本末頗完今並列于左方云政和二年五
月初吉黃某書

十七帖長丈有二尺正觀中內本也凡百七行九百
四十三字逸少草書中烜赫著名帖也文皇帝購二
王書大王草有三千紙率以一丈二尺爲卷取其迹
以類相從綴成卷以貞觀兩字印印之褚河南監萊
率多紫檀軸首白身紫羅襪絨成帶開元皇帝又以
開元兩字印印之跋尾列當時大臣名此帖號十七
帖者以卷首有十七字故以名凡二王書後人亦有
取帖一句湖稍異者標帖名大約多取卷首及帖首
三兩字也

右見張彥遠法書要錄

跋輞川圖後

輞川二十境勝槩冠秦雍摩詰旣居之畫之又與裴

生詩云其畫與詩後得贊皇父子書之善并美具無以復加宜爲後人寶玩摹傳永垂不刊然此地今遺址僅存園語坳泝率爲疇畝未有高士踵茲逸懷使人慨想情深政和二年六月五日常山宋烜武陽黃於河南官舍同觀

跋陶淵明集後

政和二年歲壬辰六月十四日巳亥於洛都大福先寺校竟時京西漕使張集仙晉父公易總運六路是日啓行與僚官送至白馬因遊福先黃某長睿父記跋漢冀州刺史王純碑後

是碑劉河清沔元中見遺猶乃祖龍閣所畜本也但有二通此其一云政和元年十一月於河南右軍官舍裝黃某長睿父以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書

跋漢太尉劉文饒碑後

漢太尉劉文饒碑二故吏李謙等立一門生商苞等立一在今西都上東門外官道之北洛陽尉射圃中近在好事者亭以覆之目其亭爲寶刻蓋以是碑爲蔡中郎書故名焉二碑陰各有題名唐湖城公劉爽修碑記亦存焉予官洛五年每過上東必徘徊碑下想文饒之高風玩中郎之妙楷與歐陽信本之觀索

靖書碑坐臥不能去何以異云因令工椎拓二碑及陰文裝為三帙而時觀之政和二年七月初吉黃某長睿父書

跋元和姓纂後

政和二年九月初吉於河南致卷首有鎮海軍節度使印蓋富韓公家舊本也會稽黃某書

跋何水曹集後

隋經集志唐藝文志遜集皆八卷晉天福本但有詩兩卷今世傳本是也獨春明宋氏有舊本八卷特完因借傳之然少陵嘗引昏鴉接翅歸金粟裹搔頭等

語而此集無有猶當有軼者集中若團團月隱洲輕燕逐風花遠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岸花臨水發江燕遶檣飛游魚上急瀨薄雲巖際宿等語子美皆采為已句但小異耳故曰能詩何水曹信非虛賞也古人論詩但愛遜露滋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及夜雨滴空堦曉燈暗離室為佳殊不知遜秀句若此者殊多如九日侍宴云踈樹翻高葉寒流聚細紋日斜迢遶宇風起嗟峨雲蒼高博士云幽蝶弄晚花清池映踈竹還度五洲云蕭散烟霞晚淒清江漢秋蒼庾郎云蛺蝶縈空戲日暮望江雲水影漾長橋贈崔錄事云

河流遶岸清川平看鳥遠送行云江暗雨欲來浪白
風初起庾子山輩有所不逮其警語尚多如早梅云
枝橫却月觀花遶凌風臺銅爵妓云曲中相顧起日
暮松柏聲句殊雄古而顏黃門謂其每病辛苦饒貧
寒氣無乃太貶乎陰鏗風格流麗與孝穆子山相長
雄乃沈宋近體之椎輪也政和二年九月十二日於
河南右軍官舍校黃某書

跋王易簡玉仙傳後

昔東晉楊君羲精思句容夢登蓬巒與洛廣休等五
仙人遇其游觀奇山峙漱濯滄流清語道家者流類

能言之今觀玉仙傳後所書座玉溪酌雲腴二詩與
楊君事殊世冥符斯亦異矣於戲玉虛太漠之游公
其勉之政和二年十一月九日武陽黃某書新安周
穎宜興蔣寧祖是日觀於道山之南榮

跋穀梁傳後

柳子厚云穀梁子甚峻潔又云叅之穀梁氏以厲其
氣信哉政和二年十一月六日黃長睿書

跋三蕭碑後

此楷法自鍾元常後唯江左諸賢頗得之故蕭殿中
書是碑古雅可喜然下至隋唐其法遂亡虞褚歐薛

弗能逮也此可與識者論云政和癸巳歲四月二十七日黃某長睿父書

跋顧誠奢書呂肅公碑後

少陵送顧八分文學詩云中郎石經後八分蓋顛顛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巔負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此詩蓋謂誠奢也觀其遺跡乃知子美弗虛稱之碑首倒齷亦自奇古不獨八分可賞云政和三年六月丁丑黃某長睿

跋楊少師詩後

少師此詩本題于西都長壽寺華嚴院東壁僕迹歲

官洛因覽宋次道三川官下記知之亟往觀焉墨蹤石本皆不復存院僧云三十年前有士人寓是院數歲及徙居他郡壁與石亦弗之見豈非好事者負之而趨乎今忽得此本殊可欣也政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黃某書

跋黃庭經後

黃庭世有數本或響榻或刊刻皆正書蓋六朝及唐人轉相摹放所以不同此卷臨學殊工字勢源放歐率更固自合作殊可佳歎世傳黃庭真帖爲逸少書僕嘗考之非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論上清真經

始末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弟子司徒公府長史楊君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許君及子上計掾掾以付子黃民民以傳孔默後爲王興先竊寫之度江飄淪惟有黃庭一篇得存蓋此經也僕按甲子歲逸少以晉穆帝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二年卽哀帝興寧二年始降黃庭于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又按梁虞龢論書表云山陰曇壤村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兩章便合羣以奉於是羲之便停半日爲寫畢携鵝去而晉書本

傳亦著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矚耳初未嘗言寫黃庭也以二書攷之卽黃庭非逸少書無疑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啓在著真誥前故未之考證耳至唐張懷瓘作書估云樂毅黃庭但得幾篇卽爲國寶遂誤以爲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鷺苟欲隨之耳初未嘗考之而韓退之第二云數紙尚可博白鷺而不云黃庭豈非覺其謬歟然今此帖始見于梁代蓋晉興寧已後或宋齊人書也僕頃在洛見承直郎李鵬

舉家畜此帖一卷乃唐褚令模單郭未填筆勢精善
乃錢思公家本號玉軸黃庭中有五行爲周越模換
之今歸御府矣世所傳本無出其右今題此卷聊爾
論之政和三年九月望日黃某題傅墨卿同觀

跋孔耽碑後

是碑在亳州永城縣解中僕向見滕同舍言其目復
於上官仲雍知其所在政和癸巳歲十月十九日余
國器聖求自永城寄至詞筆皆古雅因以章草書其
文一通以便覽觀云是夜鼓二於清平坊第書長睿
父記

跋袁仙夫帖後

袁液仙夫貴戚子姓而好學趣尚不凡近殊可喜意
其必大而年未三十不幸死矣深可嗟惜予在洛與
之同僚投分素深覩其遺跡不覺潛然政和三年十
月十九夜長睿書

跋師春書後

杜預記汲冢書有云別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
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
是抄集人名也僕近於館中求師春觀之及與杜說
全異杜云純集左傳卜筮事而此及記諸國世次及

三十八公歲星所在并律呂謚法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又不專載左氏卜筮繇是知其非元凱所見師春也然杜記汲冢他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彖繫又有紀年記三代并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人雜抄冢書紀年等篇耳然杜云紀年起自夏商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之杜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杜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不特起于殤叔則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書歲星事有征南洞曉陰陽之語乃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然

多古事可備考證固不可廢云政和癸巳歲十一月
初吉借睢陽滕子濟本傳會稽黃某長睿父書

跋高彥休闕史後

政和三年和於東都清平坊傳此書敘云甲辰歲編
次蓋唐僖宗中和四年也而其間有已書僖號者或
後人追改之彥休敘事頗可觀但過爲緣飾殊有銑
溪虬戶體此其贅云次年三月七日再閱一過黃某
書

跋何璧書後

是書字字應二王撫矩何璧者不知何物人草法之

工如是然所書月儀等帖辭太淺卑蓋唐中葉後人所爲觀者取其書略其語可也政和四年四月望黃長睿父題

跋段太常語錄後

此卷本是廬陵官下記上篇亦段太常作政和四年四月十八日以秘閣本校長睿書

題集逸少書聖教序後

書苑云唐文皇製聖教序時都城諸釋誘弘福寺懷仁集右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逸少劇蹟咸萃其中今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書苑之

說信然然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無高韻因自目其書爲院體由唐吳通微昆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學弗至自俗耳碑中字未嘗俗也非深於書者不足以語此政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黃某長睿父題

跋滕子濟所藏唐人出游圖

宋之問 王維 李白 高適 史白

岑參

昔人深于畫者得意忘象其形模位置有不可以常法觀者顧陸王吳之迹時有若此如雪與蕉同景桃

李與芙蓉並秀或手大于面或車闕于門使俗工睨之未免隨變安于拙目故九方臯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駟雋惟真賞者獨知之此卷寫唐人出游狀據其名題或有弗同時者而揚鑣並驅睇視相語豈亦於世得意忘象者乎求畫者主名弗可知要非俗子作之政和甲午歲四月二十四日觀于道山東序

跋王大令帖後

張懷瓘云子敬草書幼師父而後法張芝僕謂獻之行草亦然模矩雖出于逸少而筆氣飄飄已面元常庭域矣故自謂與尊故當不同人邴得知非夸辭也

觀此帖縱軼若此而唐文皇日以拘攣餓隸無乃太貶乎政和甲午歲八月三日夜雲林子黃某觀

跋張閱道草書後

王簡穆以書名齊世竇臯謂其密緻豐富神高氣全今遺跡可見者有劉伯寵謝憲王琰三帖尚傳其論書一篇具在本傳意當時必自書之惜哉今亡矣張閱道游心翰墨追爲之書殊可喜也僕見前輩效鍾王書自羊薄以還類多規規然雖精而弗肆至張融自謂不恨已無二王法乃恨二王無已法乃知一藝之至亦當克自植立融之言不爲過也今觀閱道真

草亦矯然自作一家風範宜諸賢歎賞之多云政和四年十二月庚午黃某觀

跋四皓碑後

二輔舊事云漢惠帝爲四皓作碑於其所隱處此神坐及祚几豈亦當時所立邪政和五年歲乙未正月十五夕再書同觀者次明弟

跋細字華嚴經後

東漢師宜官善書大則徑丈一字細則能方寸千言書是經者亦以尺紙作七萬字殆得宜官法也晉衛巨山論書云其大徑尋細不容髮追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僕于此經亦云政和五年二月甲寅雲林子黃長睿父書

跋陶華陽書後

陶隱居書故自入流其在華陽得楊許三真君真跡最多而學之故蕭遠澹雅若其爲人今金陵有許長史舊館壇碑最先一行及隱居書又世有畫版帖四十三字與碑字筆勢同今觀其爲楊瓊瑤作奏章藁與前二書雖真行不同要非異手作也袁昂論書以隱居若吳興小兒形狀未成而骨體甚峭快今審其

跡比之鍾王爲未成就然神韻閒曠那可以峭快目
之獨竇臬謂其高爽自然逸軌奮舉頗近竇云政和
乙未歲二月二十二日黃某長睿觀

跋盤綫圖後

右盤綫圖唐王叡敘而傳之以爲唐諸王之遺迹然
予頃於吳中見劉季孫景文家有四畫一卷古題云
宋武帝東征劉毅道廬山隱士宗炳獻一筆畫一百
事帝賜以犀柄麈尾與此本大同小異所畫物像存
者亦五十餘種匠意簡古筆勢若出一手然後知是
畫非唐人能爲王叡以爲唐諸王畫誤矣政和五年

春於東都清平坊手摹一通黃某長睿父題

跋趙韓王書後

蕭相國守關中因鮑生說遣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
詣軍所漢王大說當楚漢相距京索間高帝方暴衣
露蓋有疑蕭公心故忻其此舉若夫我藝祖太宗則
不然聖度弘廓任賢弗疑佐命之臣類以功名寵祿
始終而忠獻王梁楹丕基爲國宗臣雍熙中四方底
定久矣承平之際偃息近藩豈復見疑而因婦子取
信以自明哉其遣夫人朝京師賀誕節蓋忠順之至
誠見于禮非謂位高多懼而然也至其家問中指搗

川本作審細字畫謹嚴又以見王之克勤小物如此

政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黃某謹書

跋江南藏真書後

唐慈通叟所寶求予題跋

頃見江南後主錯金書題藏真書千字圖戴叔倫詩云詭形恠狀翻合宜誠哉是言今見藏真書自敘及有叔倫全章此卷真跡豈亦江南集賢所蓄書乎

跋龍眠九歌圖後

楚詞九歌凡十一篇九神而梁昭明取六章載於文選故是圖貝闕珠宮乘龍逐魚亦可施於繪素後人或能補之當盡靈均之清致也

跋劉向列仙傳後

司馬相如云列仙之儂居山澤間列仙之名當始此傳云劉向作而漢書向所序六十七篇但有新序說苑列女傳等而無此書又敘事并贊不類向文恐非其筆然事詳語約辭旨明閏疑東京文也

跋索靖章草後

索將軍章草下筆妙古今七月二十六日帖月儀急就篇此著名書也春蘭秋菊各不同而花花自有佳趣

跋王晉玉所藏韋鷗馬圖後

張彥遠謂鷗善畫川原小馬牛羊今晉玉所藏本皆

沛艾二字見子虛賦余謂杜子詠鷗秃筆掃驊騮出東

壁即不特善小駒而已蓋曹將軍畫馬神勝形韓丞

畫馬形勝神鷗從容二人間第筆格差不及耳昔予

見嘶嚙二馬小圖於江左人家筆勢駿駿亦若此此

本鷗畫不疑四月八日

跋王方慶押尾後

王方慶雖系出琅邪然自褒至方慶四世封石泉今

寶章押尾乃云琅邪縣男不解其義或方慶嘗改封

而史失其傳邪長睿父書

告姜秀還二帖及得柰如告至晚或成傷皆子敬書

廣袤肥瘦後先不同乃爾豈稚老結字固自異乎抑

具諸家法別作體乎長睿觀

跋法書五帖後

同嫂松來二妹三帖王氏書蚊幃一帖梁陳間人書

損惠野禽一雙一帖近世偽作殊惡

跋周陽侯家麤文後

此西漢時器在文潞公家字畫細淺難椎拓今以搨

書紙帖器銘上就摹之殊不失真也

跋王晉玉所藏桓宣武畫像後

竇蒙南齊畫目中有桓溫像一卷上之上此卷後題
云上品上正此畫也但長康乃晉陵無錫人此云譙
國人不知何謂袁倩毛惠遠宋人沈熾文姚懷珍梁
人當秘府書畫多此諸人題但此卷以袁毛姚題于
唐褚令後恐誤錄也

跋陶徵士集後

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而僕丹鉛事點勘勤勤不去手
良自可嗤也

跋真誥衆靈教戒條後

此下方圓諸條皆與佛四十二章經同恐後人所附

跋西京雜記後

此書中事皆劉歆所記葛稚川采之以補班史之缺
耳其稱余者皆歆本語中有歆所記草木名而段柯
古作酉陽書乃云稚川就上林令虞淵得朝臣所上
草木名非也蓋段誤以歆自稱余為稚川耳又按晉
史葛未嘗至長安而晉官但有華林令而無上林令
其非稚川決也柯古博洽時罕儔猶舛謬如此長睿
題

跋步輦圖後

石晉明帝步輦圖南齊謝赫畫雖經傳摹意象高古

王氏書苑卷之十一
但所畫輦上設一几旁施雙扛殊無輦制余按輦自漢以來始爲人君之乘魏晉小出則御之過江遂亡制度太元中謝安率意造焉及破符秦獲京都舊輦形制無差時人服其精記則明帝時輦無制度宜矣又東晉時鞞袍尚未盛行而此圖侍臣服之豈當時五湖據中原江左已襲其風歟卷首題云廣順癸丑季夏狂生摹嘗見陶穀家逸少帖後有顯德初酒狂題字與此正同廣順顯德相接當是此人第未能名之耳

跋絳帖子敬書後

蓋非楊許書

跋紫陽先生李含光碑後

紫陽碑乃張從申書李陽冰題歐文忠不喜從申書集古錄屢言之殊不知從申乃效子敬書頗有東晉風尚唐人知書者多故見重于世今人反此歐陽公初不閑法書則從申之迹見棄宜矣

跋定本古器圖後

川本無

政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於山陽以張丈人家本校并補所乏黃某長睿父書

跋漢舊儀等書後

川本無

此書帙中漢舊儀典儀官儀及詩譜并劉遵父公食大夫義至寓辯凡十三篇中有先大父會稽公手書自增諫官而下十一篇并李外郎一詩皆先公手書於戲子子孫孫其永寶讀之政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某謹題

跋唐人書後

此十餘字在秘閣唐本藝文類聚內一卷尾蓋貞元中人題因嚮搨之政和五年十一月甲午

跋開弟所藏張從申慎律師碑後

張從申書其原出于王大令筆意與李北海同科故

名重一時書苑云從申結字縝密近古未有弟從申從義從約並工書皆得右軍風規時人謂之四龍書賦云張氏四龍名揚海內厥有季弟功夫少對右軍風規下筆斯在季謂從申也又云從申近古所無恨於聞見不多右軍之外一步不窺予觀從申雖學右軍其原出于大令筆意與李北海同科名重一時宜不虛得但所短者抑揚低昂太過又真不及行耳然唐人而有晉韻殊可佳尚近世歐陽文忠爲集古錄而雅不愛從申書故此碑見棄而特取其篆首至其書王師乾碑以見稱于秦玠故聊存焉信乎真賞之

難值也

既云從申有弟三人又云季謂從申

跋洛陽所得杜少陵詩後

政和二年夏在洛陽與法曹趙來叔因檢校職事同出上陽門於道北古精舍中避暑于法堂壁間弊篋中得此帙所錄杜子美詩頗與今行槧本小異如忍對江山麗印本對乃作待雅量涵高遠印本涵乃作極當以此爲正若是者尚多予方欲借之寺僧因以見與遂持歸校所藏本是正頗多但偶忘其寺名耳六年二月十一日舟中偶緝舊書見之因題得之所自云山陽還丹陽是夕宿揚州郭外長睿父題

跋洛陽伽藍記後

川本無

大觀二年三月二日緣檄行洛陰縣城隍於此禪寺初校一過四月七日於東齋再校竟政和六年二月十二日丙戌於揚州南門舟中讀一過大觀戊子歲寫此書時題字俯仰八載矣長睿父書

跋宗室爵竹畫軸後

張彥遠論畫以爲上古意簡而蹟淡近代煥爛而求全故以氣韻生動爲先經營位置爲下予嘗考其語以謂丹青猶文也謝康樂則如芙蓉出水自然可愛顏光祿則如鋪錦列繡瑀績滿眼自然之與瑀績蓋

不啻霄壤今觀唐人遺迹薛稷以羽毛聞然格遠而筆弱蕭悅以竹聞然筆勁而乏韻二子之畫但專萃精于一猶不得其全况梅竹集羽並秀筆端趣間韻遠若師純公此畫真可尚已意其移是意於文則謝客之吐言天拔詎足多慕政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會稽黃某觀

跋慎漢公所藏相鶴經後

按隋經籍志唐藝文志相鶴經皆一卷今完書逸矣特馬惣意林及李善注鮑照舞鶴賦鈔出大略今真靖陳尊師所書卽此也而流俗誤錄著政相國舒王

且多舛迕今此本既精善又筆勢婉雅有昔賢風采殊可珍也政和六年秋於山陽從慎漢公借覽并觀漢公題後行間茂密勁古可喜此經蓋真靖頃遺漢公者是時漢公甫八歲尔真靖已稱其喜學鍾王遺法以神童目之因贈此以結忘年友宜其書之工如此漢公學行高士林間又博貫藥經史多與方外士游不特其書可賞云九月十六日雲林子黃某長睿父書

跋玉笥山清虛館碑後

清虛館者梁天監中京兆杜曇永於廬陵玉笥山建

之以栖遁而蕭侍中子雲景喬裔孫律守虔州重刻
茲記而書其後引玉笥山實錄以爲景喬自嶺南使
還登此山師曇永而道成上帝賜之玉冊以爲元州
長史治郁木福庭舉族八十二人皆仙去又於碑書
景喬之官乃曰黃門侍郎太子司徒左長史按梁初
景喬自太子舍人移丹陽郡丞出爲臨川內史還除
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又出爲東陽太守太清元
年復爲侍中及祭酒三年宮城失守奔晉陵餒卒於
顯雲寺僧房年六十有三與玉笥山錄所載乖異亦
猶漢史淮南王安自殺而仙史謂其盡室上賓者同

也然方外之事固不可以常理測景喬仙去之事道
家書載之甚著唐世亦有遇之于茲山者第恐其餒
卒晉陵道家所謂解化猶託劒驗火之類也至于山
錄稱其常使嶺南及爲黃門侍郎太子司徒長史則
誤蓋攷之于傳景喬第常爲太子舍人爲侍中爲臨
川爲東陽未始位黃門及長史并使嶺表也然予嘗
見子雲啓事梁武稱侍中南徐州刺史臣子雲而傳
亦不書其刺南徐則史家容有舛漏但太子官屬初
無長史乃見碑所題之謬也景喬文詞雖六朝駢儷
體故自清靡可喜要不失爲佳文至律所刻玉笥上

清宮碑題云杜曇永撰則詞格淺俚與景喬所製不
 侔然亦非當時語殆唐末五代人所為假託杜君耳
 清虛碑但云杜君為豫章王左常侍耳而上清碑末
 題云天監十五年立至題杜君之官則云禮部侍郎
 翰林學士其不稽古甚矣若律者其陋至此得無愧
 厥祖乎獨其能傳景喬之文於后及立祠室為可取
 又所題碑後詞致一作凡近弗倫予頗為刪易并錄
 二碑及南史景喬傳並寘右方使觀者有考焉第律
 重刻清虛碑字甚惡故但錄其文耳古樓觀之觀乃
 謂之觀而道家居皆目以館若宋崇虛館梁朱陽館

為陶隱
居置

之類甚眾至近古乃以館為觀蓋亦取仙人

樓居之義因辯此碑聊識于後政和六年歲在丙申
 九月二十一日雲林子黃某長睿父書

跋段柯古靖居寺碑後

段柯古博綜墳素著書倬越可喜嘗與張希復輩敖
 上都寺麗事為令以段該悉內典請其獨徵皆事新
 對切今觀靖居碑亦書上人以其博涉三學故諉錄
 寺讚也文傷太擁釀要為不凡雖奇澀不至若樊紹
 述絳碑之甚然亦軋軋難句矣碑大中中作而左金
 吾長史顏稷所書殊有楷法唐中葉以後書道下衰

之際故一作固弗多得云政和六年十月十八日黃某

長睿父於楚栖鳳堂書

跋章草彌陀經後川本無

黃某伏遇先大父大資政特進遠忌之辰謹自恭書
佛說阿彌陀經一卷仰申追報伏願乘此尊經妙力
超生極樂淨方一切有情並同今願政和六年九月
二十三日謹題

跋所書十七帖後

逸少十七帖書中龍也張彥遠以為王草中烜一作
赫著名帖信然僕得善本每喜臨學此卷雖不足以

追蹤遺軌故自有合作者信筆偶書不暇擇紙尚不
愧裴行儉云黃長睿父題政和六年歲在丙申十月
十八日於山陽栖鳳堂書

跋古文韻後

政和六年冬以夏鄭公四聲集古韻及宗室克繼所
廣本二書參寫并益以三代鍾彝鼎器款識及周鼓
秦碑古文古印章碑首并諸字書所有合古者益之
比舊本殊廣以備遺忘作隸字書者多有譌舛亦藏
之以廣異聞觀者其自辯之十一月丙申于山陽栖
鳳堂親寫十二月丙戌於廣陵瓜步舟中記之雲林

王氏書苑
卷之十
子書

跋黃庭內景經後

東晉興寧二年太歲甲子上真司命紫虛元君南嶽魏夫人降丹陽之句曲山以上清諸真經授弟子琅邪王公府舍人楊君使作隸書以傳護軍長史許君父子魏傳青籙文所謂起安啓年經乃始傳得道之子當脩玉文黃庭內景乃其一也亦名琴心文又名太帝金書又名東華玉篇自楊許仙去大傳于世而積載既久轉寫多誤如以尊爲前以通爲遍以胥爲骨以飛爲緋此例甚衆惟華陽登真隱訣所載乃楊許舊本可以據依今叅讐衆本而以隱訣是正庶幾不失真語云政和七年歲在丁酉正月丙辰雲林子黃某於丹陽東齊書

跋楊少師書跡年譜後

川本無

政和七年二月十七日因觀景度諸帖聊次其歲月先後及記其書迹所在以備考證云武陽黃某書

跋鍾繇賀捷表後

歐陽文忠集古錄謂世傳鍾繇賀捷表稱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以問孫思恭思恭以爲閏十月良是但云據吳志權閏十月才征羽至十二月獲之正月乃傳

羽首至洛陽則鍾繇安得于閏十月先賀捷也又再
題云建安二十四年冬曹公軍于靡陂而曹仁等破
羽後未嘗出征履險冒寒之後又古人牋啓不書年
此二事可疑今按魏志是年十月操自漢中還孫權
上書以討羽自効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徐晃攻羽
破之羽走王軍靡陂至正月始還洛陽孫權取首至
吳志稱閏月權征羽十二月獲之按志稱十月自洛
陽南征羽至來年正月始還則正當寒際故云履險
冒寒也操未至而徐晃已攻羽破之羽走則此表所
謂征南將軍與徐晃并力而羽已被矢表中刃者正

是也征南將賀十二月權之殺羽也則此表與
所書正合非僞也蓋此表特賀閏月徐晃之破羽
謂賀十二月權之殺羽也則此表與魏志所書致疑
又按古人箋啓多不用年至表奏則與箋啓異其稱
年無疑又魏志是年九月相國鍾繇免故此表與閏
十月但稱東武亭侯耳皆與史合其曰南蕃者蕃音
謂南皮郡也東武亭南皮之屬故并著之今人讀爲
蕃鎮之蕃誤矣此表世傳本有二字雖大小殊而其
體小異不同蓋後人臨摹之變耳政和七年五月十
三日

同前

此篇與前小異故兩存之

今攷魏志是年十月曹操自漢中還洛陽孫權上書乞討羽自効閏月王乃南征未至徐晃攻羽破走之王軍靡陂至正月始還而權傳羽首至洛吳志稱閏月權征羽十二月獲之按操以閏十月南征以正月還洛往復正當寒際此繇表所謂踐險冒寒正是也操未至而閏月中徐晃已破羽走之此繇表所謂征南將軍卽權耳其曰天刃者謂羽爲晃破雖未卽殺之而羽已被創矣至十二月權始追獲之蓋徐晃之破羽在閏十月孫權之殺羽在十二月今繇以閏十

月上操表乃賀是月之破羽非賀十二月之破羽也則此表與史書正合非僞明甚又按古人箋啓多不用年至表奏則用年者有之若劉琨上晉元帝表稱建興元年是也文忠謂古人表不書年者其未之考乎又魏志是年九月相國鍾繇免故閏十月表但稱東武亭侯耳皆與史合其曰南蕃者蕃音皮謂南蕃郡也東武南蕃之屬故并著之或讀爲蕃鎮之蕃誤矣

跋章草雞林紙卷後

政和丁酉歲五月二十一日於丹陽城南第暴舊書

得此鷄林小紙一卷已爲人以鄭衛辭書盈軸矣竊
矜其遠物而所書未稱顧紙背尚可作字因以索靖
體書草草急就一卷藏于家運筆結字頗合作庶幾
顏文忠牒背書藁舊事川本無此二字云紙凡十二枚共二
千一百五十字武陽黃某長睿父書

跋草書洛神賦後

此賦草書世傳王大令書然結體殊不類獻之而頗
似智永疑其遺跡也至洛神小楷則子敬書無疑矣
世以小王好書此賦故凡有洛神書本皆歸之子敬
猶東漢諸碑流俗多以爲蔡邕書豈盡中郎筆迹哉

要當鑒以心目而弗信耳傳爲佳政和七年六月六
日黃某長孺父書

跋潯陽石本頭眩方後

治頭眩方世傳王逸少書今絳州石碑帖中有此帖
甚著于世政和丁酉歲六月七日襄州教授丹陽陳
君孝友見過云崇寧間彭諫議君時守潯陽役兵于
山間斲石得一大石中空內有小石若碑板然視之
有刻文卽此碑也大石未破時堅完無際不解緣何
中有此碑殊可異也陳之父亦官潯陽得此拓本陳
因以見遺視之比絳帖差縱逸結字互有工拙要之

三氏書苑卷之十一
此本當在絳刻前但不知何世所刻按逸少嘗在江
州豈晉以後好事者因移寫于斯石歟意其藹沒既
久土或變石故是刻藏于石間理不足怪世或以此
帖爲虞永興書恐未必然或虞嘗臨此書故微翻其
體今世所有魏晉諸帖中往往唐人臨撫尔洪纖拘
放結體不一真賞者自能辨之是月九日黃某長孺
父子丹陽東齋書

跋王子敬帖後

袁昂論子敬書以爲河朔少年充悅沓拖此書結體
正尔而晉書謂其瘦如隆冬枯木非篤論也此帖摹

傳殊逼真與官帖所錄有間矣

跋楞嚴白繖蓋後

政和丁酉歲六月於南徐州城南宅傳延慶精舍釋
祖一祝本自書梵文二十二日于廣陵舟中書黃某
題

跋北齊勘書圖後

僕頃歲嘗見此圖別本雖未見一作審畫者主名特觀
其人物衣冠華虜相雜意後魏北齊間人作及在洛
見王氏本題云北齊勘書圖又見宋公次道書始知
爲楊子華畫其所寫人如邢子才魏收輩豈在其間

乎宜其模矩乃尔今觀此本益知北上人物明甚則
知子華之跡爲無疑唐閻令稱子華自象人以來曲
盡其妙簡易標美多不可減少不可踰今詳其迹信
然第他本尚餘兩榻有啓軸隱几而仰觀者有執卷
搯如意而沉思者數輩盖當時畫此弗但一通也李
正文上字本資暇錄謂茶托始于唐崔寧今北齊畫
圖已有之則知未必始自唐世亦猶蕭梁已有紫囊
盛笏而唐史始于張九齡者同也觀者宜審定之政
和丁酉歲八月五日武陽黃某長孺父于楚州袞華
堂觀

跋案樂圖後

周昉丹青始以道佛像及寫真知名故畫章敬寺壁
圖趙縱像畫史稱之今洛城南宮有楊真人降真及
瓊樓仙人等畫盖妙絕一時今世但傳其子女而已
是可歎也此圖尤有思致而設色濃淡得顧陸舊法
故可珍愛

跋織錦回文圖後

蘇蕙織錦回文詩所傳舊矣故少常沈公復傳其畫
絲是若蘭之才益著然其詩回旋書之讀者難曉外
繞七言至其中方則漫弗可考矣若沈公之博亦謂

辭句脫略讀不成文殊不知此詩織成本五色相宣
因以別三四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
其句讀非辭句之脫略也政和初予在洛陽于居士
王晉玉許得唐程士南效此詩并申誠之釋而後曉
然知是詩之初不舛脫蓋沈公未嘗見此本耳然申
誠所釋但依士南之設色其七言數火其色反黃四
言數金其色反綠于五行爲弗類意蘇氏詩圖之色
爲不尔今因冠詩于畫遂別而正之三四五七言之
詩各逐其行而爲之色觀者見其色則詩之言數可
知已至于士南之文既有釋者則賦采自從其舊而

并錄于卷首云國初錢鎮州惟治嘗有寶子垂綬連
環之詩亦錦文之遺範而世罕傳故聊附卷左以資
書雋言鯖之餘味焉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會稽黃某
長孺父于山陽袞華堂書

跋錢鎮州回文後

錢鎮州詩雖未脫五季餘韻然回旋讀之故自娓娓
可觀題者多云寶子弗知何物以予攷之乃迦葉之
香爐上有金華華內乃有金臺卽臺爲寶子則知寶
子乃香爐耳亦可爲此詩證但園若重規然豈漢丁
緩被中之製乎

跋張曲江集後

川本無

謹言如在高風可仰政和丁酉十月初吉楚衮華堂觀

跋陳碧虛所書相鶴經後

自秦易篆為佐隸至漢世去古未遠當時正隸體尚有篆籀意象厥後魏鍾元常及士季晉王世將逸少子敬作小楷法皆出于遷就漢隸運筆結體既園勁淡雅字率扁而弗攢今傳世者若鍾書力命表尚書宣示世將上晉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大令洛神賦雖經摹拓而古隸典刑具在至江左六朝若謝宣城

蕭挹輩雖不以書名世至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關善寺碑猶有鍾王遺範至陳隋間正書結字漸方唐初猶尔獨歐陽率更虞永興易方為長以就姿媚後人競効之遽不及二人遠甚而鍾王楷法彌遠矣隋世善書者多其間丁道護者不今不古道媚有法今觀碧虛子陳君小楷殊得道護筆勢亦可謂有意於古者也案隋經籍志唐藝文志相鶴經皆一卷今完書軼矣特馬惣意林及李善注鮑照舞鶴賦鈔出大略今此本是矣而流俗誤錄著王丞相集中且多舛午今本雖非全篇然比世傳他本最精善真可垂永

云政和七年十月十一日於山陽袞華堂觀武陽黃長睿父書

跋吳道玄地獄變相圖後

吳道玄作此畫視今寺刹所圖殊弗同了無刀林沸鑊牛頭阿旁之像而變狀陰慘使觀者腋汗毛聳不寒而栗因之遷善遠罪者衆矣孰謂丹青爲末技歟政和七年歲丁酉十二月二日武陽黃某長孺父書同觀者外弟鄱陽張熹子昭建安翁招士脩時寓楚之袞華堂

跋古文書武成篇後

劉遵父云此書簡冊錯亂兼有亡逸今次定之如右予小子其承厥志以下武王之誥未終當有百工受命之語計脫五六簡矣然後以乃偃文脩武云

跋唐人所摹十七帖後

予嘗見畢文將叔云家有唐初人所摹此帖來禽等四物外又有密蒙華詩一種先丞相文簡公荅王黃門寄密蒙華詩云多病眼昏書懶讀煩君遠寄密蒙華愁無內史詞兼筆爲寫真方到海涯蓋謂此也然余按今諸本並無此一種而法書要錄十七帖亦不載此不知何緣畢氏本有之但未嘗見此帖無從知

王氏書苑卷之十
其真偽姑記于此以俟後觀云

跋寶王論後

夫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漢書曰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道之不可須臾離也如此雖然此特域中之道耳首楞嚴經云若諸衆生憶佛念佛見前當來必定見佛不假方便自得心開予謂脩念佛三昧亦當如參前倚衡與夫見堯之義行住坐臥皆應憶念何患不見佛哉此真出世成道之要津也脩是三昧者當以安養爲期蓋彌陀願力以接引羣生爲務大光普照攝取不舍凡存念者盡得往生其利溥哉豈特見堯於羹於羹但虛想乎政和七年十一月三日於符離境舟中因觀唐釋飛錫念佛寶王論因思吾夫子與漢史之言與佛若合符契乃紀於此帙冀時觀之以自策焉凡見聞者其亦勉諸黃某長孺謹書

跋施真人集後

右唐施肩吾集其詩無慮五百篇有肩吾自敘冠焉而陳倩所敘纔六十二篇蓋未嘗見完書也今合爲一集以雜筆三篇附于後肩吾隱豫章西山莫知其終江右人至今傳以爲仙觀其三性銘論氣神形之

指甚微真得道者之言與其詩格韻雖若淺切川本作近然時有過絕人語頗可觀覽政和丁酉歲十一月十二日武陽黃某長孺父于京路舟中校之

跋滕子濟所藏貊圖後

按山海經圖南方山谷中有獸曰貊象鼻犀目牛尾虎足人寢其皮辟溫圖其形辟邪嗜銅鐵弗食他物昔白樂天詩嘗作小屏衛首據此像圖而贊之載于集中今觀此畫夷考其形與山海圖樂天集所載同豈非白屏畫迹之遺範乎政和丁酉歲十二月十日武陽黃某長孺觀于子濟之書齋

跋米元章摹平章帖後

右米襄陽芾摹逸少平章帖筆趣翩翩固自佳但肆筆搨放殊不填郭非古也昔人搨書欲如水月鏡像者故郭填乃造微耳

跋李西臺書後

西臺本學王大令書而拘攣若此猶韓非之學黃老李斯之師荀卿也然徐觀筆勢尚有先賢風氣固自佳

跋所書詩軸後

張子昭弟雅善法書以此卷蘄僕諸體書聊書頌所

為歌詩數詞為作正行草章字四種屬疾小佳殊乏
劣深愧大令之合作也然筆勢頗傳魏晉餘韻庶幾
真賞之擊節云子昭復欲漢碑字及鍾鼎古文二種
因附卷末蓋曲終奏雅之義也

跋唐建中告後

此告建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其後具列中書省官
所謂太尉兼中書令臣在使院者朱泚也中書侍郎
同平章使臣張鎰也知制誥臣劉太宣宣奉
行者劉太真弟也蓋前一年泚節度涇原還鎮鳳翔
加中令拜太尉故云在使院然三年四月鎰已罷相

出帥岐而猶帶平章事又當時唯盧杞在門下而中
書闕真相故是年八月尚具鎰銜而注使字也泚
皆在外中書官宣奉行者獨太宣也以鎰之忠蓋不
棄外祀之姦而當國泚之陰賊而位三公德宗建中
之政可知矣是告所存惟尺素耳興衰之迹固已具
見後之覽者寧不慨然黃長睿觀

跋郭忠恕所摹按樂圖後

開元按樂圖周昉畫是本蓋國初郭忠恕所摹中有
髯者乃恕先自寫真也黃其書

跋孔穎達碑後

王氏書苑卷之十一
孔祭酒碑世傳虞永興書非也冲遠之沒乃後伯施
十年豈非當時學永興法者書耶然筆勢道媚亦自
可珍

跋瘞鶴銘後

朱方鶴銘陶貞白書在焦山下石頑難刊且爲水泐
故字無鋒穎若拙筆書昧者從而數之深可一笑

跋瘞鶴銘後

角資政考次銘
文載在卷後

右瘞鶴銘資政邵公元嘗就焦山下缺石考次其文
如左其不可知者闕之故差可讀然文首尾似粗可
見雖文全亦止此百餘字尔而歐陽文忠集古錄謂

好事者往往只得數字唯余所得六百餘字故知爲
多矣盖印書者傳訛誤以十爲百當時所得盖六十
餘字故云比數家本爲多此銘相傳爲王右軍書故
蘇舜欽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鶯經京口新傳瘞鶴
銘文忠以爲不類王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况云
道號同又疑是王瓚僕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弘
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日真逸者豈其別號歟又其著
真誥但云巳卯歲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尔今此銘
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
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

東遊海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年
乙未歲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爲之作傳卽十一十三
年正在華陽矣此銘後又有題丹陽尉山陰宰數字
及唐王瓚詩字畫亦頗似瘞鶴銘但筆勢差弱當是
效陶書故題于石側也或以銘卽瓚書誤矣王逸少
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
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
年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四十九始去會稽
而閒居則不應三十二年已自稱眞逸也未官于
朝及閒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此銘決非右軍也

審矣

跋桓宣武傳後

此顧愷之畫溫像後人略其傳書于卷尾予旣搨此
畫未暇寫傳聊尔存于斯

跋金樓子後

梁元帝金樓子自謂絕筆之製余久欲見之及觀其
書但哀萃傳記殊無矜臆語恐所著諸書類若是然
以帝子之尊不嗜聲色而沈酣文史纂述殆二百卷
勤博至斯自可賞慕至于忿狷忌前揚伉儷之惡尋
關伯之兵以至守株延敵自忘其國深可嗟慨長睿

王氏書苑卷之十
父書

跋逸少升平帖後

晉史稱王逸少書暮年方妙此帖升平二年書詎其終才三載正暮年跡也故結字比樂毅告誓諸帖尤古質殊類鍾元常渾渾然有篆籀意非真賞未易遽識也長睿父題

跋陳文惠公記烏君事後

人之致力不勝天力之爲功不若命今昔所同知也故者艾夭折豐泰隄窮運于冥冥契于昭昭其數之滋其時之會人之始生固已存矣所謂天命者不天示其兆不顯著其符莽渺昏默實難稽揆豈非俾人懋德勤行兢時赴功兢業惕厲以自克耶不然則善將惰惡將肆人事將措而不修矣天之於人意殆以此今以陳文惠公與烏君窮達之事觀之信乎有時數也竊惟

仁宗皇帝御天下四十二年考慎輔相類得賢傑以啓治功文惠公其人矣迹其興韋布位鼎司植志持身蓄德惇義蓋非恃命之自尔者則日者之言雖可謹公之爲善亦不怠天人力命相須以行此其遺風所以想見于後世也故待烏君之禮足以厚交朋初

終之契傳烏君之書足以抑時人詭躁之求論是文則淳深雅淡可以聞其言而知其德觀是筆則端莊道婉可以見其迹而推其心余雖不逮覲公之容承公之音卽是論之亦可知公之志矣於是乎書

跋楊夷甫提刑等帖後 川本無

此冊以親友相聞帖紙綴屬才十簡八人耳適偶尋繹而三人已爲鬼錄撫卷慨然謂李富國宗儒范之彥邦直楊達夷甫楊最好事此其書也長水紙爲物至微而易得楊欲得再三言之豈索于愛者也夷甫學雖未至然亦喜事佳子弟奉使巴夔遂沒不返觀

此書已爲陳迹矣

校正崇文總目十七條

高氏小史名峻一作峻

山海經侍中秀領校秀卽劉歆也

丹元子步天歌此但記列星所在并其象數使人易識耳非占說也

黃庭經此特梁丘子注尔

張萬福唐人有傳總目云不詳何代人

步虛洞章總目云不詳何代人脩靜東晉道士隱廬山

王氏書苑卷之十一
葛仙公序葛洪此恐是葛玄

元綱論此前已有所謂真綱論卽此蓋避聖祖名

三茅君內傳云唐李遵撰遵非唐人

德山集德山不詳何人德山在朗州蓋宣鑒禪師乃
唐僖宗朝人此云不知何人踈繆如此

破胡集後云釋氏興于西域自漢末始流于中國非
漢末

文選按李善注在五臣前此云因五臣而自爲注非
是

中書省試題詠詩若集中純載詩卽不可謂之詩筆

丹陽集已見總集此重出

酈炎集當在前

蔡融來朋皆唐人見丹陽集

質論李後主與徐鉉書云爲尔於質論前作得一小
序子卽此論也

論漢晉碑

與董彥遠同觀文翁學生題名予謂董云結體殊不
類隸董云集古錄以爲文翁學生予云嘗攷此碑其
郡望有云江陽寧蜀遂寧晉原以晉書志攷之江陽
蜀置此郡寧蜀遂寧晉原皆是宣武平蜀後置彥遠

擊節此言以爲辨正精詳又問予云周公禮殿記云甲午年故府梓潼文君不審文君之名予云華陽國志載文參字子奇梓潼人平帝用爲益州太守記中文君乃此人也甲午乃光武建武十年云且如成臯令任碑云字伯嗣名已缺任延熹中守官按漢桓紀延熹八年桂陽太守任胤乃此人故其字伯嗣予又云備員秘館累年御府降出太清樓奇書異傳甚富令參校得失予喜觀未見書同舍出省後予嘗侵晚而歸董云異書不可不看迨初除正字供職未幾乃以平日所疑故事因閱傳記決疑者多自此後論議

覺進信知書不負人也所恨未嘗獲觀太清樓書予又論集古錄有踈脫處如跋漢倉頡廟碑云此碑有蓮勺左鄉有秩池陽左鄉有秩池陽集丞有秩皆不知是何名號予按前漢書張敞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後漢百官志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鄉人注引漢官儀載戶五千則置有秩風俗通云有秩則田間大夫言其官裁有秩尔盖鄉吏之名號也又論水經與漢碑刻不同者多如玉純碑道元注云王紛碑又州輔碑道元注云州苞如袁良碑道元注云袁梁又如屬國都尉王君碑道

元注云蜀都太守姓王字子雅彥遠云恐忘記遂盡錄去

論靈臺碑

集古錄靈臺碑以為史記地志水經諸書皆無堯母葬處予按漢章帝紀注述征記云成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祠廟又按水經注今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於城為西南稱曰靈臺而此碑云堯母葬于茲欲人不知名曰靈臺以二事證之堯與堯母葬處明白若此集古又云俗本多作城陽獨此碑為成陽當以碑為正予攷成陽與

城陽自別成陽縣屬濟陰城陽乃漢齊悼惠王之子章所封之國名帝堯碑云慶都與赤龍交生伊堯其事神異不可測集古又云廷尉某姓名摩滅予按漢廷尉仲定碑云遷廷尉卿託病乞歸修堯靈臺黃屋三十餘而靈臺碑中有云濟陰太守成陽令各遣大椽輔助仲君故知仲定無疑大凡考校往古事迹先須熟讀強記遇事加之精審決無踈略歐陽公集古其文章冠世後人豈可跂及然大要在考校而非所長是可歎也

川本自大凡至歎也無此五十四字

論玉輅建太常用黃色

謹按春官巾車王之五路玉輅建太常金路建大旂象路建大赤革路建大白木路建大麾而司常九旗之名物日月爲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今以五路所建儷之太常大旂已著其名攷其餘者大赤盖旟也大白盖旗也大麾盖旐也何以知之以所飾之物辨之而知之龍位東故旂之色宜青鳥隼位南故旟之色當赤熊虎位西故旗之色當白龜蛇位北故旐之色當黑由鳥隼熊虎觀之則知大赤大白之爲旟與旗也盖巾車或謂之太常大旂者以旗之名言之或謂之大赤大白者以物之色言之

之皆互相見也於玉路言常金路言旂則象爲旐可知矣於象路言大赤革路言大白則玉路所建之常爲黃金路所建之旂爲青木路所建之旐爲黑可知矣而先儒乃謂大赤爲通帛之旂以大白爲商之色大麾不在九旗之數而以九旗之帛皆用絳悉非也至于後世玉輅以青爲飾金路以赤革路爲黃象路以白皆無經據失之遠矣獨木路用北方之色偶合經旨焉然日月爲常日月麗乎天天玄而地黃則太常之色黃其可乎曰日月所麗則天而所出則地車者王之待以載也車之所建爲出地之象不亦可乎

王氏書苑卷之十一
又王之袞冕玄衣纁裳其衣玄者天之色而衣之章
有山焉山麗于地矣今纁山于色玄之衣亦無害于
義則飾日月于色黃之太常復何疑哉蓋巾車諸路
之序金象草木相次則青赤白黑四方之色各以其
序而具矣由是觀之則太常之色非黃而何

校定楚詞序

漢書朱買臣傳云嚴助薦買臣名見說春秋言楚詞
帝甚悅之王褒傳云宣帝脩武帝故事徵能爲楚詞
者九江被公等楚詞雖肇於楚而其目蓋始于漢世
然屈宋之文與後世依放者通有此目而陳說之以

爲屈原所著則謂之離騷後人効而繼之則曰楚詞
非也自漢以還文師詞宗慕其軌躅摛華競秀而識
其體要者亦寡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
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詞若此只美誇蹇紛佗倅者
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脩
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葍蕙若蘋蘅者楚物也他
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自漢以還去古未遠猶有先
賢風槩而近世文士但賦其體韻其語言雜燕越事
兼夷夏而亦謂之楚詞失其指矣此書既古簡冊迭
傳亥豕帝虎舛午甚多近世晁監美叔獨好此書乃

以春明宋氏趙郡蘇氏本參校失得其子伯以叔予
又以廣平宋氏及唐本與太史公記諸書是正而某
亦以先唐舊本及西都留監博士楊建勳及洛下諸
人所藏及武林吳郡槧本讐校始得完善文有殊同
者皆兩出之按此書舊十有六篇并王逸九思爲十
七而某所見舊本乃有楊雄反騷一篇在九歎之後
此文亦見雄本傳與九思共十有八篇而王逸諸序並載於
書末猶古文尚書漢本法言及史記自序漢書敘傳
之體駢列于卷尾不冠于篇首也今放此錄之又太
史屈原列傳班固離騷傳序論文靈均之事爲詳故

編于王序右方陳說之本以劉勰辨騷在序之前
世不倫故緒而正之而天問之章詞嚴義密最爲難
誦柳柳州于千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深弘傑異
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難遽曉故分章辨事以其
所對別附于問庶幾覽者瑩然知子厚之文不苟爲
艱深也自屈原傳而下至陳說之序又附以今序別
爲一卷附十通之末而目以翼騷云至于屈原行之
忠狷文之正變事之當否固昔賢之所謂僕可得而
略之也政和初元七月初吉武陽黃某長睿父書

校定焦贛易林序

承議郎行秘書省校書郎臣黃某所校讐中焦延壽
 易林定著十六篇篇中或字誤以快為決以羊為年
 如此者眾校讐已定又若喜或為嘉鶴或為鵲義可
 兩存皆並著可繕寫川本無六字今存之焦延壽者字贛梁人
 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學成為郡
 吏察舉補令小黃以候伺先知盜盜不得發舉最當
 遷吏民上書願留詔許增秩卒于小黃其說長于災
 變以授京房又著易林十六篇其法每卦變而之六
 十四為林凡三千八百世臣謂延壽之法凡每筮得
 某卦之某卦則觀其所之之卦以占吉凶林或卦爻

不發則但觀本卦林詞初未嘗分四時節候至于漢
 書京房傳所謂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者蓋爻主一
 日六十四卦當三百六十日餘四卦為監司此法但以
 風雨寒溫為候而占災變耳若房封事所謂辛酉太
 陽精明丙戌蒙氣復起之類孟康注之甚詳此自延
 壽占災祥之一法非關易筮也後世昧者弗悟乃合
 二術而一之而于直日卦中求所得卦以考人之吉
 凶謬託燕薊士之祕法豈不誤甚歟蓋直日之法分
 至外餘日惟一爻用事而易林變卦則非止一爻也
 乃知林自林直日災祥之法自直日災祥之法二者

王氏書苑卷之十
雖皆本于易同出于焦贛而初未嘗一其用也又本
朝有王似者於雍熙二年春遇異人爲筮得觀之賁
其林有西去華山游子爲患之語乃贛易觀中賁林
也若以直日之法用之觀及賁乃白露之卦非春所
宜用不當以觀中求之然其後事應甚著異人之占
固不應誤是知直日之說非可用於筮占也章章矣
後之觀者不可以不辨延壽所著雖卜筮之書出于
陰陽家流然當西漢中葉去三代未遠文辭淡雅頗
有可觀謹第錄上

校定師春書後

承議郎行祕書省校書郎臣黃某所校讐中師春五
篇以相校除複重定著三篇篇中或誤以夢爲曹以
放爲依如此類者衆頗擄皆已定可繕寫案晉太康
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冢得古竹書凡七十
五篇晉征南將軍杜預云別有一卷純雜左氏傳卜
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
春似是鈔集人名也今觀中祕所藏師春乃與預說
全異預云純集卜筮事而此乃記諸國世次及十二
公歲星所在并律呂謚法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又非
專載左氏傳卜筮事繇是知此非預所見師春之全

也然預記汲冢他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彖繫又有紀年三代并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人雜鈔紀年篇耳然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是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繇是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然臣近考辨祕閣古寶器有宋公繼餽鼎稽之此書繼乃宋景公名與鼎銘合而太史公記及他書皆弗同繇是知此書尚多

古事可備考證固不可廢云謹第錄上

也然則此書之有於世也其功固不淺矣而後人雖欲紀年而
紀年三代并齊其事疑今即亦蓋後人撰述紀年而
耳然則此書之有於世也其功固不淺矣而後人雖欲紀年而
之而云紀年者其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書有諸國
預云紀年特記音韻起後紀文文亦將成而此書
屬世文可應叔始是三若又與紀年異矣又觀此書
歲星事有杜杜而謂陰陽之書此書有西
晉人傳而未有此書也其書之有於世也其功固不淺矣
而後人雖欲紀年而此書有諸國別而此書有諸國
古華下論其固不可不云其書之有於世也其功固不淺矣

附錄

太傅大丞相李序校定杜工部公集

杜子美詩古今絕唱也舊集古律異卷編次失序不
足以考公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余嘗有意參訂之
特病多事未能也故祕書郎武陽黃長睿父博雅好
古工于文辭尤篤喜公之詩乃用東坡之說隨年編
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
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燦然可觀蓋自開元天寶太平
全盛之時迄于至德大曆干戈亂離之際子美之詩
凡千四百四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亡

杜工部公集卷之十

聊一寓于此句法理致老而益精平時讀之未見其
 工逮親更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辭如出乎其時犁然
 有當于人心然後知其語之妙也退之詩云仙官敕
 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公之述
 作行于世者既未為多遭亂亡逸又不為少加以傳
 寫謬誤浸失舊文烏三轉而為舄者不可勝數長睿
 父官洛下與名士大夫遊哀集諸家所藏是正訛舛
 又得逸詩數十篇參于卷中及在祕閣得御府定
 本校讐益號精密非世所行者之比長睿父沒後十
 七年余始見其親校定集卷二十有二于其家朱黃

塗改手蹟如新為之愴然竊嘆其博學淵識而有功
 于子美之多也昔東坡有言子美自許稷契人未必
 許也然其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
 鞅法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口中語可謂知子美者
 矣方肅宗之怒房瑄人無敢言獨子美抗疏救之由
 是廢斥終身而不悔是必有言之而不可已者與陽
 城之救陸贄何以異然世罕稱之殆為詩所掩者故
 邪嘗一臠之肉知九鼎之味有一于此可以卜知其
 他故因序其集而及之使觀者知公遇事不苟非特
 言語文章妙天下而已紹興六年丙辰正月朔武陽

李綱序

觀文節使葉公題跋索靖章草急就篇

右索靖章草急就篇一千四百五十字闕七百五十九字余聞世有此唐人硬黃臨本舊矣不知藏誰氏求之久不獲紹興甲子偶得故秘書郎黃長睿雙鈎所摹于福唐凡西晉前鍾張衛索書帖存于今者大抵皆無復真蹟流傳騰搨既多僅見其點畫爾長睿好古善隸楷能得古人用筆意其氣韻精彩尚可彷彿典刑兵興以來剽剝煨燼之餘故家名流所藏殆盡幸有遺者不可無傳于世閩無美石乃使以版刻置之燕堂以示好事者杜子美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篆刻肥失真古今所恨云七夕日石林葉夢得書

樞密資政許公翰祭文

故秘書學士黃公長睿父之靈嗚呼山川之秀草木之英流天地間清微淑明子獨遇之撫躬以生超于沉濁神其氣形庸衆之稟麤穢悍堅不少取此寧速隕零嗚呼哀哉龜圖鳥策傳載多方汲冢之閱禹穴之藏人涉其流隨得隨忘子容若虛應叩琅琅含咀英華發爲文章與古爲伴非今所藏秦生小篆史蹟

既亡誰其考之匪籀與蒼夏鼎周鼓鍾罍彝觴雲繆
霞文有銘其旁剝劇莓苔發其光芒顧邈冰斯往慕
鴻荒回其筆勢與時徜徉有隸有正有行有章為無
不能鵠立鸞翔兼資數器一世靡亢取名既多躬反
不昌嗚呼哀哉子之掾洛我注受縣定交之素得于
未見我來在朝莫識其面子力我譚公卿異觀接武
石渠羣英絢練視子所厚莫如我睠孰云天禍若水
之游弔子于廬三年我遠逮茲嘉服來適我願臥疾
幾時作此奇變音容俛仰一絕如電抑哀絀文侑此
薄薦懷辭欲陳有淚如霰嗚呼哀哉尚饗

讀許太史祭黃長睿文 川本無

承奉郎尚書考功員外郎翁挺

秘書丹旒返旅殯向丹陽海路三山遠江流萬古長
交情惟太史傳業冀諸郎誰與銘泉壤臨文泪數行

左朝奉郎行秘書省秘書郎贈左朝請郎黃公

墓志銘

觀文殿大學士左金紫光祿大夫江西路安撫
制置大使兼營田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洪
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隴西郡開國公食邑
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李綱撰

公諱伯思字長睿父姓黃氏其遠祖自光州徙居閩中爲邵武人曾祖汝濟贈太師曾祖妣高氏贈相國太夫人祖履任資政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提舉中太一宮會稽郡開國公贈特進祖妣段氏封河南郡夫人考應求任奉議郎饒州司錄事武騎尉賜緋妣王氏封僊源縣君繼李氏封真寧縣君任氏封華容縣君後改封孺人再封安人會稽公由布衣擢高第以德行文學被遇三朝致位丞弼號爲名臣公其適長孫也公天資警敏風度夷粹幼不好弄惟喜讀書日誦千餘言每聽會稽講論經史公退與他兒言無

遺誤者會稽公尤鍾愛之俾晨夕侍左右躬自訓導任爲假承務郎嘗夢孔爵集于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識者知其爲文祥也故左中大夫右文殿修撰贈太師衛國公李公夔會稽公之甥也於公爲外伯父儒學聞一時會稽公命公師焉種學積文根柢淵源益臻壹奧年甫冠入太學與宿儒寒峻校藝屢占優等與薦送遂過南省屬哲宗升遐徽宗亮陰不言詔罷廷試公名在行間不得攄其素蘊會稽公將以恩例繼奏俾增秩公固辭由是益奇之時朝廷方以宏詞取士公將應其科肄業不輟屬會稽公薨公以毀

得羸疾竟不遂所志士論惜之初公未第前以銓試
第一人調磁州司戶法參軍久不之任至是改通州
司戶內艱不赴除服授河南府戶曹參軍公平居
篤志文史視世務邈然不以經意其掾洛陽也衆謂
會府劇曹難以稱職而公應事接物游刃有餘不勞
而辨洛陽故都素號衣冠藪澤公以餘暇與其賢士
大夫游從容翰墨間相得甚適秩滿當受代少保華
國公鄧公洵武實司留鑰惜公之去辟知右軍巡院
公亦樂其山水人物之勝因留不辭蓋留者又二年
除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兼六典檢閱文字改京

秩尋充監護崇恩太后園陵使司主管箋表以修
恩陞朝列除祕書省校書郎入館縱觀冊府藏書雅
愜所好耽玩至忘寢食再遷祕書郎在館踰再考丁
奉議公憂公性至孝自幼失母氏而真寧華容君復
相繼捐館舍執喪咸以孝聞至是不勝哀毀疾遂以
劇澤服至京師清癯骨立而嗜學不倦蓋如昔也復
除舊職不數月竟不起實政和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享年四十公遭會稽公之喪廣讀佛書恍若有悟遂
篤好之嘗作西方淨土發願記以述見聞及家世歸
依之意甚詳將沒之夕沐浴易衣西向修念佛三昧

而逝家無貲盈篋笥者書籍而已公體弱如不勝衣而風韻灑落飄飄有凌雲之意遇人謙謹恂恂如不能言而高明閎遠善著書揮毫數千言倚馬可待自幼學至強仕手未嘗釋卷其所至雖假室暫寓必求明窓淨几圖史滿前欣然處其間誦習述造皆有度程寒暑不易故其所學汪洋浩博上自六經下至諸子百家歷代史氏之書天官地理律曆卜筮之說無不精詣又好古文奇字官洛下得名公卿家所蓄商周秦漢鍾鼎彝器款識研究字畫體製悉能了達辯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在館閣時常天下

承平無事詔講明前世典章文物修輿地圖集鼎彝古器考訂真贋公以素學與聞議論發明居多所著古器說凡四百二十六篇地志文字尤富古器說悉載博古圖地志說見于九域圖志皆藏之御府副在有司與同僚襄陽許翰尤相善翰喜述作所解太元諸書有疑義以就公質之是時士務浮競枝辭蔓衍趣時好以取世資公獨退然無營寓意古道所學最爲絕俗文詞雅健格高而思深歌詩俊逸清新追古作者蓋公之學問慕楊子雲文章慕柳子厚詩篇慕李太白此自其平日所稱道也有東觀文集一百卷

王氏書列傳卷之一
藏于家公尤精小學凡字書討論備盡本朝淳化中
博求古法書命翰林侍書王著緒正諸帖公病其乖
僞龐雜作刊誤二卷考引載籍咸有依據而公之書
正行草隸皆精絕初做歐虞後乃規摹鍾王筆勢簡
遠有魏晉風氣得其尺牘者多藏去嗚呼昔之所謂
好古博雅君子與夫直諒多聞之益友者非公其誰
當之公亦好道家之言自別雲林子別字霄賓其再
至京師夢人告之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
翰覺而書之冊不踰月遂謝世其事頗與李長吉王
平甫同亦異矣夫公自假承務郎六轉至朝奉郎自

磁州法掾六遷至祕書郎以長子陞朝列追贈左朝
請郎娶張氏左朝散大夫直龍圖閣淮南路計度轉
運使賜紫金魚袋根之女封太安人男二人長曰詔
右通直郎知福州長樂縣事次曰訥右從事郎福建
路安撫大使司準備差遣女一人適宣教郎江南西
路安撫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鄒栩孫男三人同寅
雅寅見寅孫女四人惟公之歿以宣和五年十月十
八日葬于鎮江府丹徒縣招隱山之麓距今十有七
年方葬時詔訥尚幼不克銘于墓大懼湮沒先德乃
狀公平生行事來請銘綱于中表姻婭公相與甚厚

又公嘗從先公太師學義不得辭銘曰

天地和氣清微淑靈山川炳煥草木敷榮公稟其秀
瑞時以生岐嶷之姿見自幼齡風神凝遠玉粹冰清
溫良端恪祖訓是承孔翠之祥乃以文鳴含英咀華
休有俊聲來游賢關令譽騰躍遂登儒科靡此好爵
筮仕之初于西邑洛簿書粗辦寓意寥廓發聞惟馨
高步館閣縱觀羣書得其所樂貫穿古今見聞日博
沉酣耽玩心醉于學根深華茂其詞如雲文章典雅
詩句清新人皆窘束我獨齋淪追古作者超類軼羣
夏鼎周鼓鍾鐃彝尊雲雷刻畫及以繆文銘章欵識

研究本根洞視千古別其贗真下逮小學訂正精明
字畫之妙晚臻老成有正有隸有章有行鸞翔鵠跂
為無不能兼資數器以大其名身返不昌遽速殞零
蘭摧桂折鳳去梁傾莫詰其由歸于杳冥白玉樓成
上帝有詔往司文翰脫屣塵淖世間夢幻孰非顛倒
壽夭升沉竟亦何校京口之藏既安宅兆十有七年
星流電掃子孫方興天有顯報追作銘詩萬古之告
邵資政考次瘞鶴銘文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闕一字甲午歲化
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闕一字廓邪奚奪闕三字遽也

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闕四我竹

此字不全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彼胎禽浮丘闕二字余無言欲爾闕五字當有雷門二字去鼓

闕一字當作華表留闕二字當為形義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將何之

解化闕五字入此字不全又闕五字惟寧後蕩洪波前固重局右

害并又闕八字華亭爰集真侶瘞爾闕二字或文但止于此未

可知也丹陽真宰此四字不知其次

右東觀餘論不載今附于後

訥紹興初寓居福唐以先人祕書學士校定杜子

美集二十三卷槧本流傳暨任帥司屬官已後開刻

校定楚詞十卷翼騷九詠小楷黃庭內景經摹勒索

靖急就章各一卷今任復以先人所著法帖刊謄

祕閣古器說論辨題跋共十卷總目之曰東觀餘論

及校定汲冢師春刻版于建安漕司先世遺書遂行

於右文之旦為時而出豈特家世之幸紹興丁卯春

正初三日右宣教郎充福建路轉運司主管文字黃

訥書

川本云三十一篇皆在可刪之域若跋師春書

後一篇後已有校定師春書序又跋于祿碑後

及跋鍾虞二帖後皆是重出當刪其餘二十八

王氏書苑卷之十一
篇不若存之以全其書

雲林子妙于考古是書久行于世余尤所篤好惜其訛舛尚多每欲手寫以傳好事者未暇也莊作莊子禮欲得善本傳後再爲詳校而寄之王順伯厚之嘗言本朝始自歐陽公集古錄千卷趙德父金石錄至二千卷考訂甚工然猶未免差誤惟雲林之書爲盡善順伯蓄古刻最富論議不苟余觀此書辯析隱奧上下千古皆前人所未發後人所難及修撰劉公燾紫微董公道皆鴻博之士與之言自以爲不及也以雲林之美才又仕于洛多見故家名帖及居館閣盡

見太清樓所藏異書時方承平鼎彝古器具見制作欸識之舊嘗自言曰考校往古事蹟先須熟讀強記遇事加之精審決無疎略又謂歐陽考校非所長則此書宜無毫髮之恨及細讀之尚有疑焉如米襄陽疑李斯書謂不知何人書雲林則曰乃李陽冰篆明州刺史裴公紀德碣中字可謂精確矣然謂史籀書歟州彗易惠系能辯其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顧不知正以紀德碣額縮而小之旣全取歟州彗三字又移明爲易惠系皆取其半歟乃碧落碑中唐字陽冰素好碧落碑故用其字雲林誤以爲揚姪

王氏書苑卷之十一
未之考也王大令靜息帖礪石事異苑謂曹公同主
祭見此而雲林謂劉表在荊州時未知何據題河南
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太極璇題猶重書自注云謂不
書太極殿傍然選詩所謂璇題納行月者乃謂以玉
飾掾頭如孟子之言櫜題非題扁之題也王世將表
云頓乏勿勿雲林引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勿
勿又引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謂古人詩中用之不
特稱于書翰顏之推在牧之數百年之前似難以此
詩爲證跋右軍甘蔗帖云蔗似竹於文從焉此帖以
之俗從草非是按說文解字蔗從草在艸部不得爲

非是以是益知考古著書之不易云雲林壽止四斗
而精博如此余年七十有四聞見寡陋心願好之不
自知其可笑也鍾王以來多以意行筆雲林耽玩古
帖與之俱化如隱之爲隱最之爲寂之類尚衆此旣
爲小學而作亦略爲正其點畫不敢自謂詳盡更俟
博雅君子相與正之嘉定 年四明樓鑰書于攻媿
齋

廣川書跋序

翁家自上世以來廣畜異書多有前人真蹟先君生而穎悟刻苦務學博極羣書討究詳閱必探本原三代而上鍾磬鼎彝既多有之其欵識在秘府若好事之家必宛轉求訪得之而後已前代石刻在遠方若深山窮谷河心水濱者亦托人傳撫墨本知識之家與先君相遇必悉示所藏祈別真贋訂證源流若書畫題跋若事干治道必反覆詳盡翼助教化其本禮法可爲世範者必加顯異以垂模楷或涉同異事出疑似者必旁證他書使昭然易見探古人用意之精

巧偽不能惑察良工之所能臨摹不能亂爰自南渡鄉關隔絕先世所藏莫知在亡或已散逸過江隨行所攜敗於兵火今所存得於煨燼之餘年來為哀集在者得書跋釐為十卷畫跋六卷繕寫藏諸家廟別錄以示子孫俾知先君博物洽聞古今鮮儷無墜家訓庶或師範其萬一焉爾紹興丁丑歲十月丙辰孤弁謹序

廣川書跋目錄

卷第一

父乙尊彝 虞

罍尊 夏

仲作辛鼎銘 商

著尊 商

象觚

牛鼎

皇明

王元貞

姚汝循

仝校

雌敦 虞

伯作父丁寶尊彝銘 商

貍首豆 商

圓觚 商

一柱爵

二方鼎

補益

古豆

螭足豆

犧尊

著尊

虎彝

雌彝

鬯洗

烏鍾

雲雷鍾

古盤

叔郭父簋銘

伯考父簋銘

伯稟父銘

旅匝銘

鬻簋銘

尊鼎銘

卷第二

石鼓文 周王

毛伯敦 周成王

魯尊彝銘 伯禽

龔伯尊彝銘

叔繇鼎銘 周昭王

伯庚父尊敦銘 周

商洛鼎銘 周成王

盃銘 周制

史伯碩父鼎銘 周宣王

鉅仲寶篋銘

鉅仲寶篋銘

杜孺鋪

方廡銘

紀城敦銘

卷第三

周姜敦銘

晉姜鼎銘

孔文父歛鼎銘

大夫始鼎銘

宋公誥鍾銘 宋平公

宋君夫人餽釵鼎 宋

餽鼎銘 宋景公

宋公寶簋銘

邛仲頰盤銘 周

周舉鼎銘

癸舉器

亶甲觚

齊豆銘

薑鼎 齊子尾

其鼎 齊欒氏

王子吳歛斝

寶蘇鍾銘

虢州古鍾銘

景鍾銘

銅敦銘

臨淄戟銘

延陵墓字

佳城銘

卷第四

秦公敦銘

太公寶缶銘

秦和鍾銘

詛楚文

秦權銘

秦銘

嶧山銘

秦山篆

金人銘

程邈篆書

卷第五

古鎗銘

谷口銅筩銘 漢甘露元年

成都石室銘

文公學生題

權銘 王莽

素洗雙魚洗列錢洗

章帝書

定石銘 永建六年

韓明府碑 元壽

樊常侍碑 延熹元年

孫叔敖碑 延熹三年

泰山都尉孔宙碑 延熹四年

西岳華山碑 延熹四年

鄆閣頌 建寧四年

慶都碑

蔡邕石經 熹平四年

石經尚書

石經論語

朱龜碑 光和六年

小黃門護敏碑 中平四年

周公禮殿記 初平五年

四皓神坐

君子公昉碑

天祿辟邪字

楊震碑並陰

光祿劉曜碑

橋太尉碑

太公

卷第六

鍾繇賀表 建安二十四年

皇象隸字 吳

七賢帖

別本七賢帖

司馬整碑 晉太始四年

太公碑

月儀

告誓文 永和

蘭亭敘

成都蘭亭敘

黃庭經 三

畫贊

樂毅論

全文樂毅論

別本樂毅論

高紳樂毅論

狸骨帖

逸少十七帖

逸少八帖

奮庚元規帖

硬黃

洛神賦

洛神賦別本

子敬雜帖

子敬別帖

王中令帖

王敬別帖

羊欣薄紹之帖

鄧又碑後秦建元十二年

銅鼓銘

廬陵王銘志

寶鼎碑後魏

瘞鶴銘梁

蕭子雲別帖

烏丸僧修志梁

智永千文

張龍公碑

隆聖道場碑大業元年

卷第七

砥柱銘貞觀

醴泉銘

歐陽詢帖

虞世南別帖

薛稷雜碑

李衡公書

褚河南聖教序永徽

遂良帖

辨法師碑顯慶

碧落碑咸亨元年

別本碧落碑

歐陽通碑

歐陽通別帖

智乘院碑咸亨四年

崔敬嗣墓誌

陳昭題名開元

六公詠開元

御史精舍碑開元

盧舍那碑 開元

尉遲迴碑

李太白藁

張旭千字

張長史草書

張長史別本

郎官柱記

張友正草字

崇徽公主手痕碑 大曆

卷第八

魯公祭姪文 乾元

磨崖碑 大曆

放生池碑 大曆

王密碑

摹畫贊

新驛記

李陽水篆千字

琴銘

徐浩寶林寺詩

徐浩開河銘

徐浩題經

懷素七帖

懷素別帖

懷素洪州詩

北亭草筆

高閑千字

遺教經

鑄鼎原銘 貞元

陰真人詩

李翺題名 貞元

桐柏廟碑

撫州六詠

絳守居園池記 長慶

園池記別本

陰符經序 門成

金剛經 會昌

武昌詩

衡州門記 大甲

趙璘登科記 大中

于範書

唐經

盤屋尉題名

津陽亭記

卷第九

劉統軍

又別本

田弘正家廟碑 元和

徐偃王碑 元和

平淮西碑

羅池廟碑 長慶

為李文叔書

為陳中玉書 並羅池記

黃陵廟碑 長慶

為王持國書黃陵碑

李干墓

孔戣 長慶

處州孔子廟碑 咸通

卷第十

同光四年宣

李後主蚌帖

李主集賢院書

為張潛夫書官法帖

為方子正書帖

石曼卿書

畫錦堂記

萊公事

顏泉記

寶章集 元符二年刻

為邵仲恭書寶章集

僧伽傳

魯直作烏絲欄書

畫驗堂記

萊公亭

漁丈子五言詩

石曼卿書

李主崇賀刻書

為表替夫書官表詩

同米四半宣

李翁主執詩

卷第十

與張子千問

如畫

廣川書跋卷第一

宋 廣川 董道 著

父乙尊彝

李丕緒得古彝銘曰作父乙尊彝其下為雌音右形或疑其制余曰此古尊彝也其在有虞氏之世不則自商以前其制得於此未可知也書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孔安國以會為繪謂彝尊亦以山龍華蟲飾之鄭康成曰宗廟之器鬱尊虞氏以上虎雉而已聖人以飾尊則於服以宗彝所飾而為絺繡自漢至今學者嘗疑之以父乙尊

彝考者可以信也方虞氏專用虎雖則非一器矣丹陽蔡氏得祖丁彝為虎形考古圖不能推見虞氏宗彝之制迺謂兕形古人飾器各以其意虎為義雖為智觀其飾可以知其意雖寓屬其尾岐出今於彝可考而見也或曰乙丁商人尚質其稱蓋云考之於禮幼名冠字死謚自周以然其在商夏則以丁壬癸甲為別知虞氏之世亦若是也記者猶曰辛壬則於名可知矣

寓當作禺母猴屬

雌敦

雌與狁同音敦音頓

祕閣有敦其實鼎也政和三年內降宣和殿

凡百卷考論形制甚備於是館下以燕石器別為書譜上校書郎黃伯思以圖示余曰商素敦者其高五寸五分深四寸一分口徑六寸七分其受八升重六斤有七兩皆今之權量校也其制兩_音雌首耳下有珥蓋其尾岐出且曰古敦之存於今者若周宰辟父敦散季敦邢_音牧敦_音馘_音敦_音號_音葵敦皆有款識此器特異疑為商人製也余考之雌禺屬其尾岐出古之宗彝也自虞舜已然豈特商邪於是定以為雌鼎

罍尊

罍音雷

王得君藏山罍且世寶之嘗曰昔梁孝王有罍尊戒

後世善寶卽此器也或曰尊罍異制不得同名余考
之漢謂罍尊蓋彝音也音罍器也音中尊也然則罍大
尊可知也古之酌酒皆取罍故廟堂之上罍在昨犧
尊在西則罍謂之尊可也應劭曰罍畫雲雷古雷之
象以其爲罍故飾以雷者此其文也鄭康成謂上蓋
刻爲山雲雷之象如此則孝王之罍蓋夏后氏之寶
矣禮曰山罍夏后氏之尊也

伯作父丁寶尊彝銘

傳言人年二十有父之道朋友不可復呼其名故冠
而加字年五十矣者艾轉尊又舍其字直以伯仲別

之此周公定禮以變殷制如此今日伯作父丁殆以
名著不諱其死此殷禮也殷人無字見者又伯仲之
稱不必五十故以生號仍爲死後之稱則父丁是也
若二十稱伯則以甫某配之五十之後直呼伯仲知
殷禮異矣

仲作辛鼎銘

伯仲之敘別長少自堯舜以至三代盡然惟著稱則
異夏商不待年五十凡長則稱伯次則稱仲固人必
待五十而後稱伯仲此其制文也仲作辛鼎其可考
者以名知之辛壬丁甲惟殷爲敘而伯不配甫者亦

殷道也禮緯曰質家稱仲文家稱叔又益知其說信然

狸首豆

祕閣古豆制作甚樸跌為函獸或以其質曰商人豆也政和三年秘書考定古器以函獸為狸謂射以狸首為節其制以豆示於小獸不遺故以備乾豆宴賓客因曰商狸首豆或以問曰狸首為豆禮乎曰非也昔之制禮諸侯以狸首樂歌也射以歌樂為節故其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太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夫如此故詩以

時會為意而且燕也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燕禮所用饋食之豆薦羞之豆恒豆水物加豆陸產其用則燕器也燕器無異制則又有狸首以為別邪且刻畫祭器博庶物也雖卻仄連紆之行脰注旁翼股胸之鳴求以備物為飾不有遺也故雖翼而飛廉爪而饗音叻饗音帖攫音角而兕虎惟所宜而設焉其以小獸而自私哉余恐議者未嘗得其形制也如騶虞采繁且又寓之邊豆簠簋之間邪

著尊著直略切不當從箸

內府古尊昔嘗出示於朝故人得圖之無足無銘刻

腹為獸首附肩著耳安定胡瑗曰黼音釜無豆有足壺尊有脰著無足嘗疑其名又謂尊以魯壺是其制也今考周官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以壺為尊蓋祀器也古者嚮用祀器為禮之重自用著尊不類引以為據誤也禮曰著殷尊也著尊為著略尊故說禮者言著地無足如此定為著尊可以考矣古者著鼎無足則凡著地無足皆以著名之

商觚

祕閣有觚二其一高七寸七分深五寸一分口徑四寸五分受一升其二高七寸深五寸三分受九合其

制無四廉樸素不文或定以為商觚古量比今纜及三之一則其受一升當古之三升不為觚也孔子曰觚不觚觚之所以為觚者以有觚也觚以廉制得名則無廉隅者非觚也漢世以周之文敝而欲得三王循環之政且謂救僣以忠則質尚矣故曰破觚為圓漢不知觚為廉苟以尚質趣便則去其廉隅此漢人之所為也後世不考其制以為此但取喻不知破觚可無其事而假以說邪古者操觚執簡以有記也惟有隅故可以書今觚無廉而以圓成者此豈知古人之立制哉

僣音試史記
小人以僣

象觚

祕閣有觚高八寸一分其容六合有羨上下為雲雷飾足為四象或以問余對曰此象觚也禮射人升賓升立于序東西面主人盥洗象觚升賓之東北面獻公公拜受爵觚之別如此或謂以象飾者為象觚然觚亦謂象飾邪曰觚容三升是亦觚也特容受有羨故以名異鄭康成曰觚有象骨飾也故為象觚竊為當漢之世古器存者盡矣其在丘墓者未出故不得見之則飾以象骨者漢人制也康成推漢之制論之故不得於古

一柱爵

祕閣有爵一柱以度校之高六寸七分深四寸一分口徑六寸五分闊二寸七分容八合飾以雲雷下為饗饗狀崇寧三年余至館下識之歎曰禮之廢久矣二千年後誰復傳此器也方今天子以興禮樂為務意者天以三代之禮行乎不然此器何為出也或曰爵必兩柱猶鼎敦之會簠簋之有蓋也必三柱加上以覆持之爵有坳反而加其上者以有柱也今為一柱意以滿必覆其著戒乎曰非也爵有舉舉必反酬故更爵易解此禮之用於獻酬者也若夫燕禮進受

三氏書卷之二
十五
禮
虞爵降奠于篚則以君尊不酌也虞禮以虛爵入于房則以不貴酒也虛爵無玷故不及反反者以玷示其醜也然後受洗則虛爵不易且不反也故一柱爲主古之爲器以雲雷爲飾非特謂氣烝而澤潤其以爲物之需者如此至于饗饗異獸也以是文之爾貪財爲饗貪食爲饗古之著戒至矣不必以是食其身爲太甚也

牛鼎

牛鼎無名識昔內府出古器使考法定制工官圖其狀求余識之曰深八寸六分徑尺有八寸其容一斛

刻文塗金世不知所本乃考禮圖圖有牛鼎羊鼎豕鼎其足以牛羊豕爲飾可以得其名矣鼎足畫以牛首知其爲牛鼎也荀爽曰鼎象三公之位上則調和陰陽下則撫育百姓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足象三台足上加作鼻目爲飾羊鼎五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豕鼎三斗天子諸侯大夫飾之如羊鼎士以鐵飾之三鼎形同以足爲異然豕鼎則天子諸侯大夫士所得共用也羊鼎自大夫以上有之其別以飾至於牛鼎大鼎也惟天子諸侯有之其飾以金者天子器也以爽說考之合

三氏書考卷之二
矣其三代之所用也

二方鼎

祕閣方鼎二其一高二尺二寸八分深一尺三寸九分口徑尺有七寸三分受太府之量一柘音石百二十斤七斗五升又一高減一寸二分深減四寸四分其受量損二斗三升足四承其下形方如矩鼎之制其見於三禮鼎器圖者最古謂以銅為之三足鼎也其後劉向謂湯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漢得魏鼎音誰尼也出武帝記適三足故有司得以藉其說謂秦帝興神鼎一黃帝作寶鼎三禹鑄九鼎象九州皆嘗享上帝鬼神其

空足曰鬲音立以象三德諸儒許慎蘇林如淳顏師古輩皆謂禹之鼎惟其三足以有承也韋昭以左氏說莒之二方鼎乃謂其上則方矣其下則圓與祭用鼎鬲無所異方其時古鼎存者盡廢其在山澤丘隴者未出故不得其形制然亦不知考於古也昔禹飛廉析金於山以鑄鼎昆吾使翁難乙灼白若之龜鼎成四足而方不灼自成不舉自藏不遷自行而古之為鼎四分其足以有成者雖禹猶然知鼎之方者亦得衆見矣今世之有魯公文王方鼎有單鬲音拱方鼎有王伯方鼎有陀員庚子方鼎惟祕閣方鼎大其受斛

其飾為羊此古之所謂羊鼎者也或曰魯公方鼎其
銘為尊彝單鬯之鼎其銘為從彝王伯之鼎其銘為
寶彝其制與秘閣方鼎相類特容量不同其名異者
何哉余考之曰禮有六尊六彝六尊以待裸六彝以
待祭祀賓客及祭之日表古表字 齋音資盛告絜故逆齋
以受膳人之盛視鑊以受烹人之腥古人於此雖異
制矣然彝卣鬯同器而尊則與彝同薦太祀六號器
同謂之齋蓋以彝器為常器齋以持而獻也故黍稷
稻粱醢醢音希 牲牢同謂齋者惟所用以有別也傳
曰以壺為尊故謂壺尊然以鼎為尊以鼎為彝以鼎

為齋其制尊彝與齋同制有所本也今考父祭方彝
其制鼎也孔文父飲古飲字 鼎其制尊單鬯從彝其制
鼎盃音禾與觚皆具蓋宗彝常器也尊鼎常薦也其從
以享者隨器以名之古人於宗器其重如此

古豆

祕閣有豆其制甚備中直而下承有跗如盤禮官疑
之政和三年詔畫出古器俾儒官考定蓋朝廷講禮
既備將大革器以合三代或以問余豆之制不同何
哉余曰禮之所設其器異也詩曰于豆于筭音音 傳曰
瓦豆謂之筭豆之制則曰毛氏謂瓦豆為筭音音 木為

豆不知古者銅爲蓋有制也夫五齊七醢七菹三醢
音尼此豆實也清廟未食則爲朝事以菹醢爲薦至于
薦熟則羸廬蚺魚尸既食矣后夫人亞獻故有加豆
房中之羞主婦右之則有羞豆加豆有證有校故禮
曰夫人薦豆執醴者授之執鐙此加豆也豆今存者
已衆其鐙不具者朝事及賓客饋食之器也若后夫
人當獻于尸則執醴者供之故受夫人以豆而執鐙
禮有嚴其分者雖一器尤有存也鄭康成曰豆以木
爲之受四升此宜梁正阮湛相承以自絕於禮者蓋
漢世其器未出故論如此

螭足豆

上方出銅豆螭趺有蓋蓋有柱無銘可考禮樂號螭
足周豆足爲盤螭其名以此然高九寸一分深三寸
二分口徑五寸四分其容三升見於禮文此周豆之
制也嘗考古豆之見於今者可得而存之矣惟此有
蓋存焉其與簠簋之制同也傳曰蓋謂之會會有柱
可仰以食故饋食禮曰佐食啓會卻于敦南先儒謂
佐食者取會卻置而奠之以待尸入而食公食大夫
禮曰賓卒食爲飯先儒謂取飯於敦蓋仰會而食置
其餘以待餒也夫宴豆羸廬蚺魚其爲加豆芹蒲筍

筍羞房中之豆音醕音食糝音食不為飯器也呂靜曰

飯器謂之簋古之為敦音甗音盤音杆亦或用以為飯之

薦然仰會以飯自豆以分古之食禮如此禮口筵對

席佐食分簋銅注曰分簋者分敦黍于會為有對也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上用之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從周制也

制也

犧尊

將作監李誠出古銅牛以示曰此謂犧尊於禮圖考

之不合余謂古之制犧尊如此後世不得其制故禮

圖者失之鄭康成曰畫鳳凰尾婆娑然今無此器當

禮家錄禮器則依康成為据昔劉杳號博識雖知康

成為誤猶謂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酒音魏得

齊大夫子尾送女器作犧牛形晉永嘉中曹嶷發齊

景公塚又得二尊亦為牛象杳蓋未嘗見犧牛分其

首受酒則又脗合如全牛時受酒受飯則開而出內

之以是為異杳乃謂鑿頂及背誤也康成當漢世此

器尚未出宜不得考其制如院正聶崇義則二器已

出雖未嘗見魏晉梁齊書畫得考之矣乃書牛負尊

何其愈陋也今世此器多見禮器故可知或曰杳謂

以木為之何也余謂古者亦以木為尊故曰溝中斷

木以為犧尊知其有据木久則壞世不復傳今人見

王氏書苑

卷之十一

禮記

三氏言及卷之十一
者皆赤金也謂古不得以木為尊是待目見而後信者可與論哉

著尊

著尊殷制也其形範樸古無復疑者昔內府出周著尊文采繁縟夔躍龍翔雷回雲紘有旋動之勢此固為周制也又有獸傳翼而飛或曰蚩尤之形也夫榆剛蚩尤銅頭石項飛空走險故古之鑄鼎象物則必備之或曰蚩尤著貪暴古暴字之戒不以此論也銳喙決吻數目願頰齋頰齋小體寒腹古之所謂羽屬刻畫祭器以備制為薦所以致飾也

虎彝

廬江李公麟得彝於新鄭銘三字余求得之并圖其器京兆呂大臨曰兩耳飾以虎首蓋虎彝予攷於書宗彝謂虎雉也方虞氏世宗彝之文如此其會於裳則雉備舉矣嘗見父乙尊為虎然虎雉雖飾宗彝非一器盡備疑宗彝之飾各得其一以見當是時二者皆見於宗彝故言器之存於世無二物備載一器知舉宗彝以見二物也伯時虎彝則異父乙尊為虎以飾耳非虞氏制也昔周人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雉彝自為二器蓋周所制也

雌彝

考古圖曰祕閣所藏大小七器形制略相似其二者為行獸二首及身有斑文似虎而岐尾如雌腹下空可以懸故為罍音淳崇寧三年余就館中求之信然後得王氏古彝其制如此則古宗彝也方唐虞時宗彝之制如此其以為絺繡倣此而已後世作器爽采日以加縟故有隱起雜飾不復樸質如古故金志所見雌彝虎彝或器各自別知三代皆用此至周其制漸改於古余嘗求宗彝未見有二物同一器者若罍疑古不必一器具此或二器同為宗彝故書舉虎雌

但曰宗彝其說在祖乙之雌彝至此余竊疑之其為斑文者虎也岐尾者雌也此豈古之備二物於宗彝制邪

罍洗

祕閣有罍其高若干容若干有洗若干其徑尺有六寸按罍洗皆水器也燕禮設洗於阼階東南當雷音溜罍水在東冠禮設洗直于東榮罍水在洗東蓋古者祭祀燕會皆用罍洗所以盥音管也罍貯水洗受水凡行禮者盡然君尊不就罍故有匝音移盤皆以致潔也洗飾以雲雷與罍同器也或謂洗以龜魚為文取精

潔之意不然龜魚皆水蟲而或又飾以藻荇此皆以類取也不必過求且又以藻荇可羞於鬼神邪

烏鍾

祕閣烏鍾自上降出其高八寸二分口徑六寸三分其鍾若干鍾之制甚質鼓間容六舞間容四于間不及鼓二無旋蟲繞獸疑周初之器文未縟也其銘作烏形祕閣謂畫烏為象以自別鼎余考古文大抵皆畫也畫以象形則古之所謂書如此昔烏象鳥形鳥象鳥而點目以為鳥可見鳥目不可辨篆文曰從鳥而鳴亦鳥之聲也古人制字可以類得之矣或曰流

火伏屋為鳥此周受命之符也鼎著以鳥或宜本于此余考薑鼎鳳鼎皆以銘器安知鳥非其以名著邪

雲雷鍾

御府有鍾無欵識可考然鼓間一雲一雷此銘也古文畫以象形而為之說者以為周鍾理或然也祕閣以權度校得高六寸三分衡甬高三寸三分兩舞相距五寸二分橫四寸兩欒榭距六寸橫四寸四分考其制于鼓鉦音征舞其體也甬衡其柄旋幹其所懸也篆有四以介其面也枚音干有六所以以鎮其浮也周之制以其鉦之長為甬長以其甬長為之圍是故

大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爲遂六分其厚以
其一爲之深而圓之今考其度略相合矣然余信以
爲周人之所作也

古盤銘

古盤銘得之河南鞏氏其銘爲舉蓋而進之此其義
也朴質不飾有足以承此殆古之匱盤也匱以注水
承水於盤不使水撒古散字於地尊者之所用也

叔郭父簋銘

臨江劉原父得銅簋考其識曰叔高父作者煮簋余按
古文高當作郭煮當作旅郭象城郭相通旅猶爲中

爲衆與今文無異蓋人三衆也簋形圓而楮音受如龜
原父因歎禮器散亡得此可以證禮圖誤謬且今所
用簋疑禮家無所據依崇寧五年紀城得銅器數十
物有內圓外方如桶其形者其蓋正作龜形容量不
及今六升纔三合余考之知爲簋也傳曰豆實三而
穀豆爲四升則簋容一斗二升以漢量校之周一斗
一升有奇魏齊權量於古二而爲一周隋則三而爲
一今之量法猶當魏隋之中則不及六升者正周之
斗二也古人制器隨時則異後世偶得一物卽括以
爲制不知三代禮器蓋異形也又諸侯之國得自爲

制豈必盡合禮文哉今所見宗器自爲多制鄭康成謂制之同異未聞蓋古人慎疑如此

伯考父簋銘

陳氏得古簋其文曰伯考父作此實簋形制與原父所得甚異不知其爲何代器也然古以敦璉瑚簋爲同物漢儒考定皆黍稷器也前世禮官謂簋簋以銅而後世以木者非也鄭康成曰敦有首者尊器飾也飾蓋象龜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則所論已異賈公彥唐人名知禮其論簋簋曰以木爲之容斗二升上刻龜如是而已豈不知旄人爲簋其用

以銅者自周有之而夏商則或以玉今簋簋有幸而存者皆銅也若旄瓦刻木則宜世久不得見周之簋簋大夫刻爲龜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則楮而圓以象龜蓋者諸侯制也刻以龜而爲飾於蓋者大夫制也後世以大夫之制行於天子且用以亭帝則非矣禮家不論於此旄音微埏埏之工

伯稟父銘

古甗皆有盖有秝其下可爨上可罍以爲丞塵者也許慎言後改爲甗甗甗形相類不可便爲一物後世甗廢而甗獨存也觀廩人漑甗甗司空濯豆邊便知

甌非甌矣甌在漢讀若言在隋音彥今人作偃不知
聲類所以改者何也古者鼎俎簠簋皆有數故其次
者謂之旅旅言其衆又曰亞也獨甌不見上下之等
與其數如何今其銘曰伯稟父作旅甌知古之爲甌
以備薪烝者非一器也考古圖以稟作溫今校籀書
溫之文若此孫炎翻以余廉謂進也王存又瀘水篆
字亦若此然則字當爲瀘

旅匜銘

此器類觚但容受勝爾孫炎翻字作移余隋韻始爲
頤音古今之言異也昔人得於萬年涸中歐陽文忠

釋其文曰弉伯作煮臣考之於字煮當作旅以王存
又書考之臣則沱字今文以沱爲池宜在不如考也
禮器有匜而無沱匜爲方中也則此器爲匜可知古
人於書凡器用則外從方古人方爲匚若缶爲匱杯
爲匱邊爲匱簋爲匱其取類衆矣篆文匜以方而古
文不用疑昔人作字務從簡古或去其方故後在疑
之禮家論匜謂爲盛水器陸灋言劉臻以爲類稀蓋
古所以以酌也漢人或謂形類羹魁中有道可以注
水故懷羸奉盥公子揮之今考其制與羹魁異矣是
匜之類不一疑漢人所見異也

鬻簋銘

先秦古器有鬻簋楊氏古器圖有鬻甗永叔集古皆存其名不廢或曰以火烹鬻也不知簋盛黍稷且又可烹飪耶考其文協當爲旅今字學諸書有据可考不知諸公皆以爲鬻何也古之食禮有正鼎又有陪鼎而進黍稷者以簋進稻梁者以簋故有八簋六簋又有一物而二簋者皆旅陳於席則以衆列而進者皆謂之旅其甗言旅者亦用以烹享非一器也

尊鼎

李保季得鼎于長安耕者其銘曰集作尊鼎萬壽無

疆子子孫孫永寶用夫尊鼎異形其制似鼎者此鼎尊也呂大臨疑孔文父歛鼎爲壺尊之屬而銘以鼎蓋古之制器自有据而鼎之制亦不一矣惟其用以名之唐開元十三年萬年人王慶獲寶鼎五銘曰衆作尊鼎與保年鼎同文但衆字利缺不可識疑此鼎是也

衆古
垂字

其也生字

新在鼎與利平鼎同文卧來字亦始不可端疑此鼎
必多感開示十三平萬平人王與寶鼎正證曰來
蓋古之器自有器而鼎之師亦不一矣辨其用以
事也呂大湖錄其文父燿鼎為壺尊之屬而證以鼎
野子子終終未嘗以夫事鼎其所以辨其所以辨

廣川書跋卷第二

宋廣川董道著

石鼓文辯

世傳岐山周篆昔謂獵碣以形製考之鼓也三代之
制文德書於彝鼎武事刻於鉦鼓征伐之勳表於兵
鉞其制度可考後世不知先王之典禮猶有存者鑿
山刻石自是昭一時功績唐世諸儒以石鼓為無所
據至謂田獵之碣蓋未知古自有制也歐陽永叔疑
此書不見於古逮唐迺得於韓愈韋應物以其文為
雅頌亦恨不得在六經推大著說使學者肄業及之

王氏書考卷之十一
其驚潛動螫金繩鐵索特以其書畫傳爾顧未暇倚
據其文別之部類中後世得考詳方唐之時其文隱
顯未盡缺落徵詞索事或可得之而愈應物徒知校
獵受朝宣暢威靈懣懣夷夏故愈謂此為宣王時應
物以其本出岐周故為文王鼓當時文已不辯故論
各異出也嘗考于書田獵雖歲行之至于天子大蒐
後會諸侯施大命令則非常事也故西王二公後世
以為絕典然則宣王蒐于岐山不得無所書或史失
之其在諸侯國當各有記矣不應遂使後世無傳此
其可疑也當漢之時見號訂字如野豐章定作史籍

書竇蒙以為宣王獵碣而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張
懷瓘以此本攻車詩因考合前說且曰諷畋獵之所
作也愈應物其書藉之則有據矣然為諷為美其知
不得全於文義見也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謂還
歸自奄乃大蒐于岐陽然則此當岐周則成王時矣
方楚合諸侯求大蒐禮者不知宣王嘗狩於岐以合
諸侯况小雅所美其地本東都又選車徒無大號令
則不得為盛節古者詩書不嫌同文其據以此便謂
宣王未可信也呂氏紀曰蒼頡造大篆後世知有科
斗書則謂篆為籀漢制八書有大篆又有籀書張懷

瓘以柱下史始變古文或異謂之爲篆而籀文蓋以
其名自著宣王世史所作也如此論者是大篆又與
籀異則不得以定爲史籀所書叔向曰昔成王盟諸
侯于岐陽楚爲荆蠻置茅蕝當時以爲重禮故後世
不得泯沒宣王蒐岐陽也遂無聞哉方成康與穆賦
頌鍾鼎之銘皆番吾之迹然則岐陽惟成王大會諸
侯則此爲番吾可知書言成湯狩于亳故後世有亳
亭宣王狩于敖其在地記則著敖亭詩曰選徒于敖
其事可以考矣周書記季於蒐狩之大皆書則合諸
侯而頌大命亦一見於成王此其可信也昔人嘗怪

自漢以往好奇者不道此書迺不得秦文若者猶得
人入錄藏之當漢號史書以刻畫奇崛蓋亦不得盡
其文則其不見道固宜獨怪愈於唐中世得之乃謂
勒勳以告萬世又恨聖人於詩不得見之石鼓之譌
自杜甫尚歎不知愈何以知其意謂編詩有遺也或
曰此成王時詩則頌聲所存聖人不應去之果有豈
不知邪曰轡之柔矣作洛皇門此周公作也詩書不
得盡見將一時所訓非理亂所繫不足施後世者不
得著也其因後代亡之亦未可知也曰子信爲成王
頌何前世未有考者則其說使人盡得信乎田蒐于

岐陽書傳再見而車攻之獵詩以爲敖此可謂無所
据乎此余考於古而知之世亦安得異吾說者知考
古而索其事自當有所得爾不待此以傳也

毛伯敦銘

龔伯宗器其子邾所作也邾以功受天子命服赤芾
彤冕黼裳鑿旂則作彝器以奉宗廟因以載其寵靈
可以求其禮也皇祐中長安民得於渭上銘曰毛伯
內門立中庭右祝邾王呼內史冊命邾王曰邾昔先
王旣命汝作邑今惟亂商乃命錫劉原父以毛伯爲
毛未古叔鄭歐陽永未書以爲据楊南仲呂大臨以

鄭爲邾說文弁作昇因以爲證古字繁省雖不可盡
考然鄭則從奠不應至此而弁不從曰其文異甚不
知何以信之許慎顧野王書有鄆鄆等字呂忱謂鄆
爲周大夫名鄆爲畿內地名惟名不可以字義知之
而地邑或以爲名亦不可知然則呂忱獨以鄆爲周
人名者恐或自得有据傳曰原伯毛伯文王之子原
毛之後奭爲王臣仍爲伯爵或本封絕滅食采畿內
故以采邑稱春秋時毛伯錫魯文公命說者文王子
封爲畿外之國考其時諸侯無毛國而毛叔仍文王
子其受封在滅商後今日皇考龔伯則非毛伯鄭矣

王氏書苑卷之十一
周之制食采畿內者皆以地著姓則毛伯亦其食采於毛者不必以毛國尚存而號於王畿也銘曰乃惟商亂知周之冊也周之商亂其在成王丑三監之變矣然此時毛伯國未絕故知非以存其本號者然赤芾鑾旂本以錫命諸侯至于畿內之伯得以爲寵者知爲王之加賜者也

魯公尊彝銘

古篆魯旅同文劉炫謂有文在手爲魯疑不得若此其後得古文齒字傳模既失又改爲朱字李陽冰以文當如囟蓋爲魯也祕閣有銅尊銘作囟公諸儒不能考定或以爲鬯者非也以古文考之其書以鹵爲魯在漢猶然其作囟者蓋古者簡質其省文亦自有据宜世不得而知學者每謂諸侯不得祭天子而魯獨用天子禮樂二戴爲書謂其說可信至于非二王後而得稱公此周之所以崇魯也故魯公拜後不以爲過蓋自周公時伯禽稱魯公矣今考此銘合於禮書其尊彝則自有制也

龔伯尊彝銘

龔伯尊彝臨江劉原父得於長安制形類敦而大其重若干其容若干附耳爲奇獸口圍上周以回文下

畫爲雲氣以禮考之罍也用之廟獻其上別尊彝故刻銘以此彝尊自是二物有彝則有舟有尊則有罍其制如此虞之制宗器自宜有序則彝尊罍以次列矣其銘曰彝尊舉其大也傳曰彝卣罍器也又曰彝爲上尊卣爲中罍爲下形如壺大受一斛但此器亡其尊彝惟罍存爾考于禮書義象著壺大山尊也鷄鳥犖黃鳥雖此彝也若罍則一矣其制皆爲雲雷狀其上飾以回下飾以雲回爲古文雷字故以鷄彝盛明水以鳥彝盛鬱鬯以犧尊盛醴齊宗廟七獻二裸爲尊不飲朝踐尸飲五獻卿卽天子與上公同九獻

二裸爲尊則尸飲七可以獻諸臣故子男則五獻是尸飲三可以獻卿大夫三獻無二裸直有醕音尸三獻故王醕尸因朝踐之尊醴齊后醕尸用饋獻之尊盞齊其臣卑尸酢賓長卽周罍尊禮曰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然則古人自以罍彝尊同名蓋相序以成禮也古廷說罍諸臣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二石金飾口耳其自諸侯卿大夫則無金飾也韓子曰罍大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其說雖然異今世所見惟銅則其說或可信龔伯尊彝考於禮則大夫制也其稱蓋公原父以爲非謚所見

且古文益作坎卦自隸書始變而今文或異然古謚音益為益自當以古文定也異顧野王曰大也乙憲翻篆文異與願同古文作醜自當從篆

叔繚鼎銘繚音鑿

叔繚作鼎考其制形則宗器也銘曰二十有三年王在宗周王命叔繚余考於書周既營成周以居商民而以王城為周京卜宅土中復歸西周故周官曰王還在豐多方曰王在宗周其後十一世犬戎攻宗周而平王始遷故黍離閔宗周官廟之廢周自是不復居宗周矣其曰王在宗周則知其前可

考也史自共味前其世數最長而可知者穆王在位五十五年昭王雖不見居位歲月然穆王五十受命改元則知昭王在位之年久也昭穆皆有二十三年則叔繚作器蓋在二王之世矣銘之所書有鼎彝尊鼎蓋宗廟之器說者以木楠貫鼎而舉之謂鼎然易之鼎象則為金鉉豈叔繚之鼎以為金鼎者耶尊彝有六其器也則用本朝踐獻踐不可考也三代鼎彝有銘多矣而曰需終者今見於此夙鼎之銘又曰需始需終古者以需為善其文與今同此其謂善頌者也

需音密覆鼎者也需音零夙音

伯庚父尊敦銘

劉原父得古敦其銘曰伯庚父作王姑周姜尊敦世或疑舟爲丹又以爲井者其文可考朱鮪集字舟爲古文周字顧野王謂舟爲周詩言舟人之子則周也古文不一其體減增上下隨其形異不能盡以點畫校也如伯庚父伯郭父鼎上下二體文皆異也此猶可以參考至寧爲丁丁爲丁省文示意豈可盡求於點畫間耶庚父知爲名矣以尊敦求其制其爲有蓋飾者豈庚臣得用哉知周無丹氏井氏列于侯國者舟也齊在周爲大國世與姬爲媾以國聘者在名則

爲太姜少姜在謚則爲文姜宣姜穆姜在國則爲齊姜晉姜衛姜蓋以國繫姓者不特諸侯之國其在大夫以采地著者猶稱得之然則其謂周姜者可以知也周之世諸侯無以周爲謚者王畿周公則得號之其他非王子弟母妻則其君王后也伯庚父於書不可考然謂吾之姑者知其爲姪矣禮有王父母無王姑其以大稱者或得號而兼之知伯庚父爲齊子也或疑爲王之姑者則以周爲謚矣若王之姑姊妹則爲姬氏或當以異姓爲姑姊妹者又非周制也尊敦失其蓋不知形制所本然文飾備盡至于揜也尊敦

上分趾皆作獸形此其爲有爲飾者也惟諸侯則得用之

商洛鼎銘

此鼎制甚大校以今太府權量爲斤若干其容若干銘曰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都雖公誠作尊鼎源父以丁爲寧其說是也周既都洛而以成周爲下宮所以異宗周也誠周古史考曰周公營作下都則今洛陽何休曰周成王所都也其曰十四月者蔡君謨嘗疑之此蓋自王之卽位通數其月爾或謂周之十四月爲夏之二月元命苞曰夏以十三月爲正故

管子有十三月令人之魯二十四月魯采之民歸齊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之語如此自是古人書時不必月嗣君未改年以月數計之邢子牙曰四十二月之科一依恒式彼自其君卽位後以月爲數其時則已再改年矣蓋猶用古制服制小傳盡書以月此正未成君之制故昔人謂時王未改年者其說之

盃銘

盃音木

伯王穀子作寶盃其制異哉禮學未嘗考也昔許慎以盃爲調味器顧野王直以盃爲味陸灋言以盃爲調五味鑊蓋自周官儀禮竄失本文後俗襲誤莫知

所本也今考於書則以鑊爲鑊而以鑊爲甕甕爲器
盆之大者盥則小於盆而同制矣則盂不可謂鑊孫
強亦以盂爲大鑊又曰鑊大鼎也劉臻呂忱以鑊爲
大鍾皆非有據少牢饋食禮曰羹定雖人陳鼎五三
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而禮經改盂爲鑊
則失其制久矣灋言雖能辯其名而不知鑊非可用
割烹則亦誤也古之饗祭饗在廟門之東故初陳鼎
於盂西後陳鼎於阼階饗爲竈盂卽煮薦體之器也
升食者自盂以受於鼎鼎陳阼階則薦食於上矣故
寶鼎曰胥音寶俎曰載音肩臂臑謂之前體膊脰謂

之後體正挺橫脊謂之體薦短正代脅謂之體解故
體各異盂盂別一鼎盂中肉熟各升於鼎故取於盂
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然後可以饗可以薦熟禮之
成也後世不知俎鼎之制雖具簠簋籩豆有事於祭
祀有司庀事謹守舊文而器名物體皆不能辯則盂
廢已久其名又改尚得求其制而用耶

史伯碩父鼎銘

史伯碩父鼎二至和元年虢州得之嘗命校其權量
所極并其形制圖焉其一高尺有七寸八分深尺有
一寸二分徑尺有六寸九分受一柘二斗重若干其

二高尺有六寸五分深尺有八分徑一尺五寸八分其受一柘重若干銘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巳子史伯碩父追孝於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凡四十三字其六字剝缺不可識或謂支干相配五行無巳子也余按商兄癸彝爲丁子周馘作乙子其類甚多蓋以剛日柔日相配而制器之日用剛則以柔配之用柔則亦以剛爲配之五行之用然也戊巳爲土戊爲土生巳爲土滅剛日不用而以巳配者蓋用其剛必即柔以成之今術家猶然在甲子六年正月朔當辛未則八月一日朔當戊子然碩父正宣王時其曰史

伯則史臣而位大夫者故得作宗器以薦祖廟班固以史伯爲厲王世昔鄭桓公宣王司徒問國於司伯則不得爲在厲王時矣今官庫有史頽鼎銘同其皇考舟母或以碩父爲頽字者雖然必與其字爲配至其作宗器於廟則不得以字著也頽或與碩父爲兄弟此不可得知矣今鼎二以釐仲爲皇考而以舟母爲王母釐蓋其王父則以舟爲王母其周女也稱王父以皇考則周固有之矣古之爲史者書傳直以名配之而不著姓此其世代不得考也然銘有用蘄綽縮眉壽或爲說曰縮如祈天永命綽如垂裕後昆以

其書考之恐不盡得其文古人於書直有不可意得者况以秦文考之耶

鉅仲寶篋銘

古人制灋其書已亡不可得考今惟幸其器時有存者可以察也京兆民得古器爲銅方匣其大若干其深若干文飾繁縟世不可考以灋數惟其銘曰鉅仲作寶匣劉原父釋曰寶医医於禮爲積凡所以盛弓弩矢也而方中矢字又不與古文合不知何据而言也今考篆文集字當作匣其書尚與篆合古文匣不从竹後人因之以竹者誤也小篆雖秦文然亦存古

古文不廢其同者甚衆若匣以夾其文可以得之方字爲古文然小篆自不从竹其用竹者或體也或疑篋未有範銅爲之此猶以从竹爲古之器矣嘗見諸書說金箱石篋無不備也延康中上黨抱犢山功曹李及於巖得書四十卷盛以金箱然箱篋以載而藏之爲名用金用竹隨其所爲也豈但盡用竹哉鉅之忍翻訓曰弓強也余以自漢以後諸書考之集古以爲張仲誤也

鉅仲寶匣銘

上方所藏旅簋至衆獨無旅簋呂氏考古圖所載備

三氏書苑卷之十一
補益
矣大抵皆簋也昔嘗考其銘切有疑於此矣簋簋古
人共用之器也雖廢棄已久不應獨存簋而無簋家
藏所得不應盡藏旅簋以故世不得其制禮家乃爲
一器但方圓異爾嘗見紀城得器方圓雖異大抵類
桶惟蓋爲龜此古醫之制大觀元年劉仲馮以其家
藏古器上之適余在館始畫模其銘併得原父釋考
之其曰弭仲寶醫原父固以爲張仲所作器也既又
作醫於計反余按弭伯之器既曰匱也今而則又以匱
爲醫其說異也考其文方中作赤以古校之則爲醫
與簋同其文古也後世禮學既廢簋簋之制尤失至
以方圓論辨而不知天子諸侯卿大夫異制苟爲
誤襲謬方且守之不議何也

杜孺鋪孺音如

禮器無鋪古者陳獸謂鋪以金飾物亦謂之鋪說者
以其形制類豆疑古又有此器也余考簋从甫自古
文如此然其以金爲之或從金此不足怪也或曰簋
稻梁器也漢之釋禮經方曰簋圓曰簋簋內圓外方
簋內方外圓余切疑漢人不知何所据耶古器存於
今者簋不圓則簋不方可知矣今日鋪尊則以簋爲
尊受飯爲簋受飲爲尊以受飯之器爲飲之器則其

制固宜異矣

方甗銘

李氏甗無祗銘曰方虜或疑其制余爲考之古者謂
鼎上下大小若甗音甗曰甗音甗亦煮器類甗古文作虜
今仲信父之銘則作甗知字有兼存古人用之不一
其制矣紀有甗齊晉以爲重器然其用不過行於饗
食今舉國爲重號於天下則必有異者將國君之器
自異而紀侯之甗則又其尤異者也

紀城敦銘

紀城在齊之東古裂繻之國齊桓公旣滅之矣崇寧
元年民有得古器數十於城者惟敦之制異其大若
盤可受今二斗二升昔嘗考之鄭康成以敦爲槃類
賈公彥曰以木爲之今世所得古敦制形大類鼎鬲
補甗乃知其說異也盟會玉敦當以玉爲之不在飾
也且祭祀之時有黍稷故以敦盛黍稷若合諸侯盟
誓則不用黍稷矣故敦中盛血夫以銅爲敦用以烹
飪也則其制宜與鼎鬲類若以玉爲敦則不可以饗
矣當謂有待於盛血者是也然則其形制自當相類
不然則不可以敦名也

